

孔北海集 汉 孔融

提要

孔北海集

附录

传

论赞

杂考

提要

《孔北海集》一卷，汉孔融撰。案魏文帝《典论论文》称“孔氏卓卓，信含异气。笔墨之性，殆不可胜”。《后汉书》融本传亦曰：“魏文帝深好融文辞，叹曰：‘扬、班俦也。’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，辄赏以金帛。所著诗、颂、碑文、论议、六言、策文、表檄、教令、书记凡二十五篇。《隋书经籍志》载汉少府孔融集九卷。注曰梁十卷，录一卷。则较本传所记已多增益。新、旧《唐书》皆作十卷，盖犹梁时之旧本。《宋史》始不着录，则其集当佚于宋时。此本乃明人所掇拾。凡表一篇、疏一篇、上书三篇、奏事二篇、议一篇、对一篇、教一篇、书十六篇、碑铭一篇、论四篇、诗六篇，共三十七篇。其《圣人优劣论》，盖一文而偶存两条，编次者遂析为两篇，实三十六篇也。张溥《百三家集》亦载是集，而较此本少《再告高密令教》、《告高密县僚属》二篇。大抵摭拾史传类书，多断简残章，首尾不具。不但非隋唐之旧，即苏轼《孔北海赞序》称读其所作《杨氏四公赞》，今本亦无之。则宋人所及见者，今已不具矣。然人既国器，文亦鸿宝。虽阙佚之余，弥可珍也。其六言诗之名见于本传，今所传三章，词多凡近。又皆盛称曹操功德，断以融之生平，可信其义不出此。即使旧本有之，亦必黄初间购求遗文，贗托融作以颂曹操，未可定为真本也。流传既久，姑仍旧本录之，而附纠其伪于此。集中诗文，多有笺释本事者，不知何人所作。奏疏之类，皆附缀篇末。书教之类，则夹注篇题之下。体例自相违异。今悉夹注篇题之下，俾画一焉。

孔北海集

表

荐祢衡疏

（衡字正平，有异才，不合于时，惟善公及杨修。常曰：“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，余子碌碌，不足数也。”公亦深爱其才，上表荐之，并称于曹操。操欲见衡，衡素相轻，疾自癩狂病，不肯往。）

臣闻洪水横流，帝思俾乂，旁求四方，以招贤俊。昔孝武继统，将弘祖业，畴咨熙载，群士响臻。陛下睿圣，纂承基绪，遭遇厄运，劳谦日昃。惟岳降神，异人并出。

窃见处士平原祢衡，年二十四，字正平，淑质贞亮，英才卓砾。初涉蓺文，升堂覩奥，目所一见，辄诵于口，耳所暂闻，不忘于心，性与道合，思若有神。弘羊潜计，安世默识，以衡准之，诚不足怪。忠果正直，志怀霜雪，见善若惊，疾恶如讎。任座抗行，史鱼厉节，殆无以过也。鸷鸟累百，不如一鹗。使衡立朝，必有可观。飞辩骋辞，溢气坌涌，解疑释结，临敌有余。

昔贾谊求试属国，诡系单于；终军欲以长缨，牵致劲越，弱冠慷慨，前世美之。近日路粹、严象，亦用异才擢拜台郎，衡宜与为比。如得龙跃天衢，振翼云汉，扬声紫微，垂光虹蜺，足以昭近署之多士，增四门之穆穆。钧天广乐，必有奇丽之观；帝室皇居，必蓄非常之宝。若衡等辈，不可多得。《激楚》《扬阿》，至妙之容，台牧者之所贪；飞兔、騊褭，绝足奔放，良、乐之所急。臣等区区，敢不以闻！

陛下笃慎取士，必须效试，乞令衡以褐衣召见。必无可观采，臣等受面欺之罪。

疏

论刘表疏

（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，多行僭伪，遂乃郊祀天地，拟斥乘舆。诏书欲发其罪，公上书论之。）

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，所为不轨，至乃郊祭天地，拟仪社稷。虽昏僭恶极，罪不容诛，至于国体，宜且讳之。何者？万乘至重，天王至尊，身为圣躬，国为神器，陛级县远，禄位限绝，犹天之不可阶，日月之不可踰也。每有一竖臣，辄去图之，若形之四方，非所以杜塞邪萌。愚谓虽有重戾，必宜隐忍。贾谊所谓“擿鼠忌器”，盖谓此也。是以齐兵次楚，唯责包茅；王师败绩，不书晋人。前以露袁术之罪，今复下刘表之事，是使跛牂欲窥高岸，天险可得而登也。案表跋扈，擅诛列侯，遏绝诏命，断盗贡篚，招呼元恶，以自营卫，专为群逆，主萃渊藪。郢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！桑落瓦解，其势可见。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，以崇国防。

上书

荐谢该书

（该字文仪，善明左氏，为世名儒。徒及千人，以躬养归田，公上书留之。）

臣闻高祖创业，韩、彭之将征讨暴乱，陆贾、叔孙通进说《诗》《书》。

光武中兴，吴、耿佐命，范升、卫宏修述旧业，故能文武并用，成长久之计。阶下圣德钦明，同符二祖，劳谦运，三年乃讷。今尚父鹰扬，方叔翰飞，王师电鹜，群凶破殄，始有橐弓卧鼓之次，宜得名儒，典综礼纪。窃见故公交车司马令谢该，体曾、史之淑性，兼商、偃之文学，博通群蓺，周览古今，物来有应，事至不惑，清白异行，敦悦道训。求之远近，少有侔匹。若乃巨骨出吴，隼集陈庭，黄熊入寝，亥有二首，非夫洽闻者，莫识其端也。隼不疑定北阙之前，夏侯胜辨常阴之验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。今该实卓然，比迹前列，闲以父母老疾，弃官欲归，道路险塞，无由自致。猥使良才抱璞而逃，踰越山河，沈沦荆楚，所谓往而不反者也。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，克像以求传说，岂不烦哉？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，召该令还。楚人止孙卿之去国，汉朝追匡衡于平原，尊儒贵学，惜失贤也。

褒厚老臣书

先帝褒厚老臣，惧其殒越，是故扶接，助其气力。三公刺腋，近为忧之，非警戒也。云备大臣，非其类也。

复王畿古制书

（时以司空操领冀州牧，或说操复古九州岛，则所制者广，故公有此奏。操以公论建渐广，遂有害意。）

臣闻先王分九圻，以远及近；《春秋》内诸夏而外夷狄。《诗》云：“封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故曰：天子之居，必以众大言之。周室既衰，六国力征，授赂割裂诸夏。镐京之制，商邑之度，历载弥久，遂以闇昧。秦兼天下，政不遵旧，革划五等，扫灭侯甸，筑城万里，滨海立门，欲以六合为一区，五服为一家，关卫不要，遂使陈、项作难，家庭临海，击柝不救。圣汉因循，未之匡改，犹依古法，颍川、南阳、陈留、上党三海近郡，不封爵诸侯。臣愚以为千里国内，可略从《周官》六乡、六遂之文，分比北郡，皆令属司隶校尉，以正王赋，以崇帝室。役自近以宽远，繇华贡献，外薄四海。揆文奋武，各有典书。

奏事

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

三府所辟，州郡所辟，其不谒署，不得称故吏。臣惟古典，《春秋》“女在其国称女，在途称妇”，然则在途之臣应与为比。《谷梁传》曰：“天子之宰，通于四海。”三公之吏，不得以未至为差。狐突曰：“策名委质，贰乃辟也。”奉命承教，策名也。昔公孙婴齐卒于狸蜃，时未入国，鲁君以大夫之礼加焉。《传》曰：“吾固许之，返为大夫。”延陵季子解剑带徐君之墓，以明心许之信，况受三公之招，修拜辱之辞，有资父事君之志邪？臣愚以为礼宜从

重，三公所召，虽未执职，便为故吏。

奏马贤事

楚将吴起，或遗之一榼酒。注之上流，使士卒迎流饮其下，明不独也。马贤于军中帐内施〈翕毛〉〈登毛〉，士卒飘于风雪，不宜。

马日磾不宜加礼议

（初，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。及至淮南，数有意于袁术。术轻侮之，遂夺取其节求去，又不听。因欲逼为军师，日磾深自恨，遂呕血而毙。及丧，自东还，朝廷议欲加礼。公独为此议，朝廷从之。）

日磾以上公之尊，秉髦节之使，衔命直指，密辑东夏，而曲媚奸臣，为所牵率，章表署用，辄使首名，附下罔上，奸以事君。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，宜僚临白刃而正色。王室大臣，岂得以见胁为辞！又袁术僭逆，非一朝一夕，日磾随从，周旋历岁。《汉律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，皆应知情。《春秋》鲁叔孙得臣卒，以不发扬襄仲之罪，贬不书日。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斲子家之棺。圣上哀矜旧臣，未忍追案，不宜加礼。

肉刑不宜复议

（时傅干陈纪皆议复肉刑，公独建此议，朝廷善之。卒不改，以至今日仁人之利溥哉。）

古者敦庞，善否区别，吏端刑清政简，一无过失。百姓有罪，皆自取之。末世陵迟，风化坏乱，政挠其俗，法害其教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绳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残弃，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。纣斲朝涉之胫，天下谓为无道。夫九牧之地，千八百君，若各刑一人，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。求俗休和，弗可得也。且被刑之人，虑不念生，志在思死，类多趋恶，莫复归正。夙沙乱齐，伊戾祸宋，赵高、英布，为世大患。不能止人遂为非也，适足绝人还为善耳。虽忠如鬻权，信如卞和，智如孙臧，冤如巷伯，才如史迁，达如子政，一离刀锯，没世不齿。是太甲之思庸，穆公之霸秦，南睢之骨立，卫武之《初筮》，陈汤之都赖，魏尚之守边，无所复施也。汉开改恶之路，凡为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远度深惟，弃短就长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

东海王祭礼对

（献帝子南阳王冯、东海王祗薨，帝伤其早歿，欲为修四时之祭。以访于公，公对云。）

圣恩敦睦，感时增思，悼二王之灵，发哀愍之诏，稽度前典，以正礼制。窃观故事，前梁怀王、临江愍王、齐哀王、临淮怀王并薨无后：同产昆弟，即景、武、昭、明四帝是也，未闻前朝修立祭祀。若临时所施，则不列传记。臣愚以为诸在冲眚，圣慈哀悼，礼同成人，加以号谥者，宜称上恩，祭祀礼毕

，而后绝之。至于一岁之限，不合礼意，又违先帝已然之法，所未敢处。

移教

答王修教

（公为北海太守，举修孝廉。讓邴原公，不听。）

原之贤也，吾已知之矣。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尧不能用，舜实举之。原可谓不患无位之士。以遗后贤，不亦可乎！

又答王修教

（修重辞孝廉公，又答之。）

掾清身絜己，历试诸难，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。余嘉乃勋，应乃懿德，用升尔于王庭，其可辞乎！

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

（公深敬于玄，履屣造门，故移教邑令。）

昔齐置“士乡”，越有“君子军”，皆异贤之意也。郑君好学，实怀明德。昔太史公、廷尉吴公、谒者仆射邓公，皆汉之名臣。又南山四皓有园公、夏黄公，潜光隐耀，世加其高，皆悉称公。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，不必三事大夫也。今郑君乡宜曰“郑公乡”。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，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。矧乃郑公之德，而无驷牡之路！可广开门衢，令容高车，号为“通德门”。

下高密赈邓子然教

志士邓子然告困，焉得爰釜庾之间，以惕烈士之心？与豆三斛，后乏复言。

告高密县立郑公宅教

（玄在徐州，公欲其还郡，敦请恳恻，使者继迹，故先令修其宅。）

郑公久游南夏，今艰难稍平，倘有归来之思，无寓人于我室，毁伤其藩垣林木，必缮治墙宇，以俟还。

再告高密令教

高密侯国笺言：郑公增门之崇，令容高车结驷之路，出麦五斛，以酬执事者之劳。

告高密僚属教

（既表其居，又讳其名，公之礼贤可谓至矣。）

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

告昌安县教

邑人高幼，自言辟得井中鼎。夫鼎久潜于井，德之休明。虽小重也，黄耳金铉，利贞之象。国遭凶荒，彝器出，或者明以飨人。

与曹操书论盛孝章书

（宪字孝章，会稽人。初为台郎路逢，公时十余岁，载归与言，知其奇。后为吴郡太守，以疾去官，归乡里。孙策平吴，忌宪名，囚之。公与操书，繇是征为骑都尉，征命未至，为孙权所害。）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。公为始满，融又过二。海内知识，零落殆尽，惟会稽盛孝章尚存。其人困于孙氏，妻孥湮没，单孑独立，孤危愁苦。若使忧能伤人，此子不得复永年矣。

《春秋传》曰：“诸侯有相灭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则桓公耻之。”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，天下谭士依以扬声，而身不免于幽执，命不期于旦夕，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，而朱穆所以绝交也。公诚能驰一介之使，加咫尺之书，则孝章可致，友道可弘也。

今之少年，喜谤前辈，或能讥平孝章；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，九牧之民所共称叹。燕君市骏马之骨，非欲以骋道里，乃当以招绝足也。惟公匡复汉室，宗社将绝，又能正之。正之之术，实须得贤。珠玉无胫而自至者，以人好之也，况贤者之有足乎？昭王筑台以尊郭隗，隗虽小才，而逢大遇，竟能发明主之至心，故乐毅自魏往，剧辛自赵往，邹衍自齐往。向使郭隗倒县而王不解，临溺而王不拯，则士亦将高翔远引，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。凡所称引，自公所知，而复有云者，欲公崇笃斯义也。因表不悉。

与曹操论酒禁书

公当初来，邦人咸抃舞踊跃，以望我后。亦既至止，酒禁施行。酒之为德久矣，古先哲王，类帝禋宗，和神定人，以济万国，非酒莫以也。故天垂酒星之曜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着旨酒之德。尧非千锺，无以建太平。孔非百觚，无以堪上圣。樊哙解厄鸿门，非彘肩钟酒，无以奋其怒。赵之厮养，东迎其王，非引卮酒，无以激其气。高祖非醉斩白蛇，无以畅其灵。景帝非醉幸唐姬，无以开中兴。袁盎非醇醪之力，无以脱其命。定国非酣饮一斛，无以决其法。故酈生以高阳酒徒，着功于汉；屈原不舖糟歠醢，取困于楚。由是观之，酒何负于治者哉！

又论酒禁书

昨承训答，陈二代之祸，及众人之败，以酒亡者，实如来诲。虽然，徐偃王行仁义而亡，今令不绝仁义；燕哱以让失社稷，今令不禁谦退；鲁因儒而损，今令不弃文学；夏、商亦以妇人失天下，今令不断婚姻。而将酒独急者，疑但惜谷耳，非以亡王为戒也。

啁曹操讨乌桓书

大将军远征，萧条海外。昔肃慎氏不贡楛矢，丁零盗苏武牛羊，可并案也。

报曹操书

（操以公名重天下，外相容忍，而潜忌。正议虑鲠大业，山阳郗虑承望风旨，以微法奏免。公因显明讎怨，操书激厉公，公答之。岁余复拜大中大夫。）

猥惠书教，告所不逮。融与鸿豫州里比邻，知之最早。虽尝陈其功美，欲以厚于见私，信于为国，不求其覆过掩恶，有罪望不坐也。前者黜退，欢欣受之。昔赵宣子朝登韩厥，夕被其戮，喜而求贺。况无彼人之功，而敢枉当官之平哉，忠非三闾，智非鼂错，窃位为过，免罪为幸。乃使余论远闻，所以惭惧也。朱、彭、寇、贾，为世壮士，爱恶相攻，能为国忧。至于轻弱薄劣，犹昆虫之相啮，适足还害其身，诚无所至也。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，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。性既迟缓，与人无伤，虽出胯下之负，榆次之辱，不知贬毁之于己，犹蚊虻之过也。子产谓人心不相似，或矜势者欲以取胜为荣，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，大炉不欲令酒酸也。至于屈谷巨瓠，坚而无窍，当以无用罪之耳。它者奉尊严教，不敢失坠。郗为故吏，融所推进。赵衰之拔郟穀。不轻公叔之升臣也。知同其爱，训诲发中，虽懿伯之忌，犹不得念，况恃旧交，而欲自外于贤吏哉！辄布腹心，修好如初。苦言至意，终身诵之。

答虞翻书

（翻与公书，示以易注，公答之。）

示所著《易传》，自商瞿以来，桀错多矣，去圣弥远，众说骋辞。曩闻延陵之理乐，今观吾君之治《易》，乃知东南之美者，非但会稽之竹箭焉。又观象云物，察应寒温，原其祸福，与神会契，可谓探赜穷道者已。方世清圣，上求贤者，梁邱以卦筮盗世，刘向以《洪范》昭名，想当来翔，追踪前烈。相见乃尽，不复多陈。

与韦甫休书

使君足下：怀远垂勋，西戎即叙。前别意恨，甚多不悉。辛从事至，承获所讯，喜而起居，不恙而到也。云便结驷，径至旧治。西土之人，宗服令德，鲜仇崇好，以顺风化，万里雍穆，如乐之和。虽为国家威灵感应，亦实士毅堪事之效也。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，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，近事未远，当勉功业，以丰此庆耳。闲僻疾动，不得复与足下岸帻广坐，举杯相于，以为邑邑。

又与韦甫休书

（韦端字甫休，杜陵人。子康字符将，诞字仲将。）

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茂，雅度弘毅，伟世之器也。昨日仲将复来，懿性真实，文敏笃诚，保家之主也。不意双珠近出老蚌，甚珍贵之。遣书通心。

与王朗书

（操表征朗未至，公与之书。）

世路隔塞，情问断绝，感怀增思。前见章表，知寻汤武罪己之迹，自投东裔同鯨之罚，览省未周，涕陨潸然。主上宽仁，贵德宥过。曹公辅政，思贤并立。策书屡下，殷勤款至。知棹舟浮海，息驾广陵，不意黄能突出羽渊也。谈笑有期，勉行自爱！

遗张纮书

（建安四年，纮为孙策奉章至许宫。留为侍御史，公等皆与亲善。后曹操闻策薨，令纮辅权，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郡都尉。及权讨江夏，以东部少事命纮居守，遥领所职，公遗纮书。）

闻大军西征，足下留镇。不有居者，谁守社稷？深固折冲，亦大勋也。无乃李广之气，仓发益怒，乐一当单于，以尽余愤乎？南北并定，世将无事，孙叔投戈，绛、灌俎豆，亦在今日。但用离析，无缘会面，为愁叹耳。道直途清，相见岂复难哉？

又与张纮书

（纮既好文学，又善楷篆，与公书自书，公遗纮书美之。）

前劳手笔，多篆书。每举篇见字，欣然独笑，如复覩其人也。

喻邴原书

（原字根矩，初署北海功曹。公为太守，以原为计佐。时汉朝陵迟政以贿成，原乃将家人入郁洲山中。郡举有道，公以书喻原，原遂到辽东。）

修性保贞，清虚守高，危邦不入，久潜乐土。王室多难，西迁镐京。圣朝劳谦，畴咨隩义。我徂求定，策命恳恻。国之将陨，厘不恤纬，家之将亡，缁紫跋涉，彼匹妇也，犹执此义。实望根矩，仁为己任，授手援溺，振民于难。乃或晏晏居息，莫我肯顾，谓之君子，固如此乎！根矩，根矩，可以来矣！

又喻邴原书

（原自辽东欲归乡里，止于三山。公移书与之，原于是复返。积十余年后，乃遁还。）

随会在秦，贾季在翟，谄仰靡所，叹息增怀。顷知来至，近在三山。《诗》不云乎：“来归自镐，我行永久？”今遣五官掾奉问榜人舟楫之劳，祸福动静告慰。乱阶未已，阻兵之雄，若棋奕争梟。

与许博士书

（许博士为汉乐器，公与书。）

今足下远以彝器金石并志，为国家来仪之瑞，亦丈夫之大勋。

与宗从弟书

知晚节豫学，既美大弟因而能寤，又合先君加我之义。岂唯仁弟实专承之，凡我宗族犹或赖焉。

与诸卿书

（又云：先日多惠胡桃，深知笃意。）

郑康成多臆说，人见其名学，谓有所出也。证案大较，要在《五经》四部书。如非此文，近为妄矣。若子所执，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也，写《孝经》本当曾子家策乎？

碑铭

卫尉张俭碑

其先张仲，实以孝友左右周室。晋主夏盟，而张老延君誉于四方。君禀干刚之正性，蹈高世之殊轨，冰洁渊清，介然特立，虽史鱼之励操，叔向之正色，未足比焉。中常侍同郡侯览，专权王命，豺虎肆虐，威震天下。君以西部督邮，上览祸乱凶国之罪，鞠没赋奸，以巨万计。俄而制书案验部党，君为览所陷，亦章名捕逐。当世英雄，受命殒身，以籍济君厄者，盖数十人，故克免斯艰。旋宅旧宇，众庶怀其德，王公慕其声，州宰争命，辟大将军幕府，公交车特就家拜少府，皆不就也。复以卫尉征，明诏严切，敕州郡，乃不得已而就之。惜乎不登泰阶，以尹天下，致皇代于隆熙。铭曰：

桓桓我君，应天淑灵。皓素其质，允迪忠贞。肆志直道，进不为荣。赴戟骄臣，发如雷霆。凌刚摧坚，视危如甍。圣主克爱，命作喉唇。

论

汝颖优劣论

融以汝南士胜颖川士，陈长文难曰：“颇有芜菁。唐突人参也”。融答之曰：

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，与光武皇帝共揖于道中；颖川士虽抗节，未有颀颀天子者也。汝南许子伯，与其友人共说世俗将坏，因夜起，举声号哭；颖川士虽颇忧时，未有能哭世者也。汝南许掾教太守邓晨图开稻陂，灌数万顷，累世获其功，夜有火光之瑞；韩元长虽好地理，未有成功见效，如许掾者也。汝南张元伯身死之后，见梦范巨卿；颖川士虽有奇异，未有鬼神能灵者也；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；颖川士虽多聪明，未有能离娄并照者也。汝南李洪为太尉掾，弟杀人当死，洪自劾诣阁，乞代弟命，便饮酖而死，弟用得全；颖川士虽尚节义，未有能杀身成仁如洪者也。汝南翟文仲为东郡太守，始举义兵以讨王莽；颖川士虽疾恶，未有能破家为国者也。汝南袁公着为甲科郎中，上书欲治梁冀；颖川士虽慕忠说，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。

圣人优劣论

荀恂等以为圣人俱受乾坤之醇灵，禀造化之和气，该百行之高善，备九德之淑懿，极鸿源之深闾，穷品物之情类，旷荡出于无外，沈微沦于无内。器不是周，不充圣极。荀以为孔子称：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，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。”是为覆盖众圣最优之明文也。孔以尧作天子九十余年，政化洽于民心，《雅》《颂》流于众听，是以声德发闻，遂为称首。则《易》所谓“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”，百年然后胜残去杀，必世而后仁者也，故曰“大哉，尧之为君也。”尧之为圣也明，其圣与诸圣同，但以久见称为君尔。

圣人优劣又论

马之骏者，名曰骐驎；犬之骏者，名曰韩卢，犬之有韩卢，马之有骐驎，犹人之有圣也，名号等设。骐驎与韩卢并是，豈能头尾相当，八脚如一，无有先后之觉矣？

周武王汉高祖论

武王从后稷以来，至其身相承，积五十世，俱有鱼鸟之瑞。至高祖一身修德，瑞有四：吕公望形而荐女；吕后见云知其处；白蛇分，神母哭；西入关，五星聚。又武王伐纣，斩而刺之，高祖入秦，赦子婴而遣之，是宽裕又不如高祖也。

诗

六言诗三首

汉家中叶道微，董卓作乱乘衰，僭上虐下专威，万官惶怖莫违，百姓惨惨心悲。

其二

郭李分争为非，迁都长安思归，瞻望关东可哀，梦想曹公归来。

其三

从洛到许巍巍，曹公忧国无私，减去厨膳甘肥，群僚率从祈祈，虽得俸禄常饥，念我苦寒心悲。

杂诗二首

岩岩钟山首，赫赫炎天路。高明曜云门，远景灼寒素。昂昂累世士，结根在所固。吕望老匹夫，苟为因世故。管仲小囚臣，独能建功祚。人生有何常，但患年岁暮。幸托不肖躯，且当猛虎步。安能苦一身，与世同举厝。由不慎小节，庸夫笑我度。吕望尚不希，夷齐何足慕？

其二

远送新行客，岁暮乃来归。入门望爱子，妻妾向人悲。闻子不可见，日已潜光辉。孤坟在西北，常念君来迟。褰裳上墟丘，但见蒿与薇。白骨归黄泉，肌体乘尘飞。生时不识父，死后知我谁。孤魂游穷暮，飘飘安所依。人生图

嗣息，尔死我念追。俛仰内伤心，不觉泪沾衣。人生自有命，但恨生日希。

离合作郡姓名字诗

渔父屈节，水潜匿方。（离“鱼”字。）与时进止，出行施张。（离“日”字。“鱼”、“日”合成“鲁”。）吕公矾钓，阖口渭傍。（离“口”字。）九域有圣，无土不王。（离“或”字。“口”、“或”合成“国”。）好是正直，女回于匡。（离“子”字。）海外有截，隼逝鹰扬。（当离“乙”字，恐古文与今文不同，合成“孔”也。）六翮将奋，羽仪未彰。（离“鬲”字。）蛇龙之蛰，俾也可忘。（离“虫”字，合成“融”。）玳璇隐曜，美玉韬光。（去“玉”成“文”，不须合。）无名无誉，放言深藏。（离“与”字。）按辔安行，谁谓路长。（离“才”字，合成“举”。）

临终诗

言多令事败，器漏苦不密。河溃蚁孔端，山坏由猿穴。涓涓江汉流，天窗通冥室。谗邪害公正，浮云翳白日。靡辞无忠诚，华繁竟不实。人有三两心，安能合为一？三人成市虎，浸渍解胶漆。生存多所虑，长寝万事毕。

失题

归家酒债多问客，
几（一作成）行高谈满四座，
一日倾千觥。

占句

坐上客恒满，樽中饮不空。

传

后汉书孔融传

孔融字文举，鲁国人，孔子二十世孙也。七世祖霸，为元帝师，位至侍中。《前书》霸字次儒，元帝师。解见孔昱传。父宙，太山都尉。

融幼有异才。《融家传》曰：“兄弟七人，融第六，幼有自然之性。年四岁时，每与诸兄共食梨，融辄引小者。大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‘我小儿，法当取小者。’由是宗族奇之。”年十岁，随父诣京师。时河南尹李膺膺，颍川襄城人。《融家传》曰：“闻汉中李公清节直亮，意慕之，遂造公门。”李固，汉中人，为太尉，与此传不同也。以简重自居，不妄接士宾客，来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，皆不得白。融欲观其人，故造膺门。语门者曰：“我是李君通家子弟。”门者言之。膺请融，问曰：“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？”融曰：“然。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，而相师友，《家语》曰：‘孔子谓南宫敬叔曰：‘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，通礼乐之源，明道德之归，即吾之师也。今将往矣。’遂至周，问礼于老聃焉。’”则融与君累世通家。”众坐莫不叹息。太中大夫陈炜后至，炜音于甄反。坐中以告炜。炜曰：“夫人小而聪了

，大未必奇。”融应声曰：“观君所言，将不早惠乎？”膺大笑曰：“高明必为伟器。”

年十三，丧父，哀悴过毁，扶而后起，州里归其孝。性好学，博涉多该览。

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，览为刊章下州郡，以名捕俭。刊，削也。谓削去告人姓名。俭与融兄褒有旧，亡抵于褒，不遇。抵，归也。《融家传》“褒字文礼”也。时融年十六，俭少之而不告。融见其有窘色，窘，迫也。谓曰：“兄虽在外，吾独不能为君主邪？”因留舍之。舍，止也。后事泄，国相以下，密就掩捕，俭得脱走，遂并收褒、融送狱。二人未知所坐。融曰：“保纳舍藏者，融也，当坐之。”褒曰：“彼来求我，非弟之过，请甘其罪。”吏问其母，母曰：“家事任长，妾当其辜。”一门争死，郡县疑不能决，乃上谳之。《前书音义》曰：“谳，请也，音宜杰反。”诏书竟坐褒焉。融由是显名，与平原陶丘洪、陈留边让齐声称。州郡礼命，皆不就。

辟司徒杨赐府。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，将加贬黜，融多举中官亲族。尚书畏迫内宠，召掾属诘责之。融陈对罪恶，言无阿挠。挠，曲也，音乃孝反。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，杨赐遣融奉谒贺进，不时通，融即夺谒还府，投劾而去。河南官属耻之，私遣剑客欲追杀融。客有言于进曰：“孔文举有重名，《融家传》曰：‘客言于进曰：‘孔文举于时英雄特杰，譬诸物类，犹众星之有北辰，百谷之有黍稷，天下莫不属目也’。”将军若造怨此人，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。不如因而礼之，可以示广于天下。”进然之，既拜而辟融，举高第，为侍御史。与中丞赵舍不同，托病归家。

后辟司空掾，拜中军候。在职三日，迁虎贲中郎将。会董卓废立，融每因对答，辄有匡正之言。以忤卓旨，转为议郎。时黄巾寇数州，而北海最为贼冲，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。

融到郡，收合士民，起兵讲武，驰檄飞翰，引谋州郡。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，融逆击，为饶所败，乃收散兵保朱虚县。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，更置城邑，立学校，表显儒术，荐举贤良郑玄、彭璆、邴原等。璆音巨秋反，又音求。郡人甄子然、临孝存知名早卒，融恨不及之，乃命配食县社。其余虽一介之善，莫不加礼焉。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，皆为棺具而敛葬之。时黄巾复来侵暴，融乃出屯都昌，都昌，县，属北海郡，故城在今青州临朐县东北。为贼管亥所围。融逼急，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。《吴志》，慈字子义，东莱人也。避事之辽东，北海相孔融闻而奇之，数遣人讯问其母，并致饷遗。时融为管亥所围，慈从辽东还，母谓之曰：“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，至汝行后，瞻恤殷勤，过于故旧。今为贼所围

，汝宜赴之。”慈单步见融，既而求救于刘备，得兵以解围焉。备惊曰：“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？”即遣兵三千救之，贼乃散走。

时袁、曹方盛，而融无所协附。左丞祖者，称有意谋，劝融有所结纳。融知绍、操终图汉室，不欲与同，故怒而杀之。

融负其高气，志在靖难，而才疏意广，迄无成功。迄，竟也。在郡六年，刘备表领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为袁谭所攻，自春至夏，战士所余裁数百人，流矢雨集，戈矛内接。融隐几读书，隐，凭也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南郭子綦隐几而坐。”谈笑自若。城夜陷，乃奔东山，妻子为谭所虏。

及献帝都许，征融为将作大匠，迁少府。每朝会访对，融辄引正定义，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。《说文》云：“隶，附着。”

初，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，及至淮南，数有意于袁术。术轻侮之，遂夺取其节，求去又不听，因欲逼为军帅。日磾深自恨，遂呕血而毙。《三辅决录》曰：“日磾字翁叔，马融之族子。少传融业，以才学进。与杨彪、卢植、蔡邕等典校中书，历位九卿，遂登台辅。”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术从日磾借节观之，因夺不还，条军中十余人使促辟之。日磾谓术曰：‘卿先代诸公辟士云何？而言促之，谓公府掾可劫得乎？’从术求去，而术不遣，既以失节屈辱忧恚。”及丧还，朝廷议欲加礼。融乃独议曰：“日磾以上公之尊，秉髦节之使，衔命直指，直指，无屈挠也。《前书》有绣衣直指。宁辑东夏，辑，和也。而曲媚奸臣，为所牵率，章表署用，辄使首名，所上章表及署补用，皆以日磾名为首也。附下罔上，《前书》曰：“附下罔上者刑。”奸以事君。《左传》叔向曰：“奸以事君者，吾所能御。”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，《公羊传》曰：“鞞之战，齐师大败。齐侯使国佐如师。郟克曰：‘与我纪侯之鬮，反鲁、卫之侵地，使耕者东西其亩，以萧同叔子为质，则吾舍子。’国佐曰：‘与我纪侯之鬮，请诺。使反鲁、卫之侵，请诺。使耕者东西其亩，是则土齐也。萧同叔子者，齐君母也，齐君母犹晋君之母也，曰不可。请战，一战而不胜，请再战，再战而不胜，请三战，三战不胜，则齐国尽子之有也，何必萧同叔子为质！’揖而去之。”宜僚临白刃而正色。楚白公胜欲为乱，谓石乞曰：“王卿士皆以五百人当之则可。”乞曰：“不可得也。”曰：“市南有熊相宜僚者，若得之，可以当五百人矣。”乃从白公而见之。与言，悦；告之故，辞；承之以剑，不动。事见《左传》。王室大臣，岂得以见胁为辞！又袁术僭逆，非一朝一夕，日磾随从，周旋历岁。《汉律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，皆应知情。春秋鲁叔孙得臣卒，以不发扬襄仲之罪，贬不书日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叔孙得臣卒。”何休注曰：“不日者，知公子遂欲杀君，而为人臣知贼而不言，明当诛也。”公子遂即襄仲也。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斫子家之棺。《左传》：“郑子

家卒，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。”杜预注曰：“斫薄其棺，不使从卿礼。”为其杀君故也。圣上哀矜旧臣，未忍追案，不宜加礼。”朝廷从之。

时论者多欲复肉刑。融乃建议曰：“古者敦庞，善否不别，《左传》楚申叔时曰：“人生敦庞。”杜预注：“庞，厚大也。”吏端刑清，端，直也。政无过失。百姓有罪，皆自取之。末世陵迟，风化坏乱，政挠其俗，法害其人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绳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残弃，残其支体而弃废之。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纣斫朝涉之胫，天下谓为无道。《尚书》曰：“纣斫朝涉之胫。”孔安国注曰：“冬日见朝涉水者，谓其胫耐寒，斫而视之。”夫九牧之地，千八百君，《前书》贾山曰：“昔者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岛之人养千八百君也。”若各刖一人，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。求俗休和，弗可得已。且被刑之人，虑不念生，志在思死，类多趋恶，莫复归正。夙沙乱齐，《左传》曰，灵公废太子光，立公子牙，使高厚傅牙，夙沙卫为少傅。崔杼逆光而立之，是为庄公。庄公以夙沙卫易己，卫奔高唐以叛。伊戾祸宋，《左传》，楚客聘于晋，过宋，太子痤知之，请野享之。公使往，伊戾请从，遣之。至则欲用牲，加书征之，骋而告曰：“太子将为乱，既与楚客盟矣。”公使视之，则信有焉。公囚太子，太子缢死。公徐闻其无罪，乃享伊戾。赵高、英布，为世大患。《史记》，胡亥谓李斯曰：“高，故宫人也。”遂专信任之。后杀李斯，劫杀胡亥，卒亡秦也。《前书》，英布坐法黥，论输骊山，亡之江中为群盗。及属项羽，常为先锋陷阵。后归汉，为九江王。谋反，诛之。不能止人遂为非也，适足绝人还为善耳。虽忠如鬻拳，《左传》：“初，鬻拳强谏，楚子弗从。临之以兵，惧而从之。拳曰：‘吾惧君以兵，罪莫大焉。’遂自刖。楚人以为大閹。君子曰：‘鬻拳可谓爱君矣。谏以自纳于刑，刑犹不忘纳君于善。’”信如卞和，《韩子》曰：“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，献之武王。武王使玉人相之，曰：‘石也。’王以和为谩己，刖其左足。及文王即位，和又奉其璞，玉人又曰：‘石也。’又刖其右足。文王薨，成王即位，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尽而继以血。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宝焉。”《琴操》曰：“荆王封和为陵阳侯，和辞不就而去。乃作怨歌曰：‘进宝得刑，足离分兮。去封立信，守休芸兮。断者不续，岂不冤兮！’”智如孙臆，《史记》，孙臆与庞涓学兵法，涓事魏惠王为将军，自以能不及臆，阴使召臆，断其两足而黥之。臆后入齐，威王问兵法，以为师。魏与赵攻韩，齐使田忌将而往。庞涓闻，去韩而归。臆谓田忌曰：“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。军半至。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，明日为五万灶，明日为二万灶。”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我固知齐卒怯，入吾地三

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兵，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，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狭，旁多险阻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“庞涓死于此木下”。于是令齐军曰：“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期日莫见火举而俱发。”涓夜至斫木下，见白书，乃攢火烛之，读书未毕，齐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遂自刭。曰：“遂成竖子之名矣。”冤如巷伯，毛萇注《诗》云：“巷伯，内小臣也。掌王后之命于宫中，故谓之巷伯。”伯被谗将刑，寺人孟子伤而作诗，以刺幽王也。才如史迁，李陵为匈奴败，马迁明陵当必立功以报汉，遂被下蚕室宫刑，后乃着《史记》。达如子政，刘向字子政。宣帝时，上言黄金可成。上令典尚方铸作事，费甚多，方不验，乃下吏，当死。上奇其材，得逾冬减论。班固云：“向博物洽闻，通达古今。”一离刀锯，没世不齿。《国语》“中刑用刀锯”也。是太甲之思庸，《尚书》：“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诸桐。三年，复归于亳。思庸。”孔注曰：“念常道也。”穆公之霸秦，秦穆使孟明、白乙等伐郑，蹇叔谏，不从。晋襄公败诸崤，囚孟明等，后归之。穆公曰：“孤之罪也，夫子何罪！”复使为政，遂霸西戎。事见《左传》。南睢之骨立，卫武之初筵，韩诗曰：“《宾之初筵》，卫武公饮酒悔过也。言宾客初就筵之时，宾主秩秩然，俱谨敬也。宾既醉止，载号载呶，不知其为恶也。”陈汤之都赖，《前书》，汤字子公。迁西域副校尉，矫制发诸国兵，斩郅支单于于都赖水上。魏尚之守边，文帝时，尚为云中守，坐上首虏差六级，下吏削爵。赵人冯唐为郎，为言文帝，赦尚复为云中守也。无所复施也。汉开改恶之路，凡为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远度深惟，弃短就长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”朝廷善之，卒不改焉。

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，多行僭伪，遂乃郊祀天地，拟斥乘舆。斥，指也。诏书班下其事。融上疏曰：“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，所为不轨，至乃郊祭天地，拟仪社稷。虽昏僭恶极，罪不容诛，至于国体，宜且讳之。体谓国家之大体也。何者？万乘至重，天王至尊，身为圣躬，国为神器，《老子》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”陛级县远，禄位限绝，贾谊曰：“人主之尊譬如堂，群臣如陛，众庶如地。故陛乃九级上，廉远地则堂高也。”犹天之不可阶，日月之不可逾也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”又曰：“仲尼如日月，无得而逾焉。”每有一竖臣，辄云图之，若形之四方，非所以杜塞邪萌。形，见也。愚谓虽有重戾，必宜隐忍。贾谊所谓‘掷鼠忌器’，盖谓此也。《前书》贾谊曰：“里谚云‘欲投鼠而忌器’，此善谕也。鼠近于器，尚惮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乎贵臣之近主乎？”是以齐兵次楚，唯责包茅；《左传》，齐桓伐楚，责以“苞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无以缩酒”。杜预注曰：“包，里束也。茅，菁茅也。束茅而灌之以酒，为缩酒也。”王师败

绩，不书晋人。《公羊传》：“成公元年秋，王师败绩于{夬/贝}戎。孰败之？盖晋败之。曷为不言晋败之？王者无敌，莫敢当也。”前以露袁术之罪，今复下刘表之事，是使跛牂欲窥高岸，天险可得而登也。《史记》李斯曰：“故城高五丈，而楼季不轻犯也；太山之高百仞，而跛牂牧其上。夫楼季而难五丈之限，岂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？峭渐之孰异也。”《尔雅》曰：“羊牝曰牂。”《易》曰：“天险不可升，地险山川丘陵也。”案表跋扈，剑诛列侯，遏绝诏命，断盗贡筐，郑玄注《仪礼》曰：“筐，竹器如筐也。”《书》曰：“厥筐玄纁玃组。”招呼元恶，以自营卫，专为群逆，主萃渊薮。《书》曰：“今商王受亡道，为天下逋逃主，萃渊薮。”孔注曰：“天下罪人逃亡者，而纣为魁主，窟聚泉府薮泽也。”郤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！《左传》：“取郤大鼎于宋，戊申纳于太庙。臧哀伯谏曰：‘君人者，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。郤鼎在庙，彰孰甚焉！’”郤鼎，郤国所作也。桑落瓦解，其孰可见。《诗》曰：“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陨。”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，以崇国防。

五年，南阳王冯、东海王祗薨，并献帝子。帝伤其早歿，欲为修四时之祭，以访于融。融对曰：“圣恩敦睦，感时增思，悼二王之灵，发哀愍之诏，稽度前典，以正礼制。窃观故事，前梁怀王、临江愍王、齐哀王、临淮怀王并薨无后，同产昆弟，即景、武、昭、明四帝是也，梁怀王揖，景帝弟也，立十年薨。临江闵王荣，武帝兄也，为皇太子，四岁废为王，坐侵庙墉地自杀。齐怀王闾，武帝子，昭帝异母兄，立八年薨。臣贤案：齐哀王，悼惠王之子，高帝之孙，非昭帝兄弟，当为怀王，作“哀”者误也。临淮公衡，明帝弟，建武十五年立，未及进爵为王而薨。《融家传》及本传皆作“公”，此为“王”者，亦误也。未闻前朝修立祭祀。若临时所施，则不列传记。臣愚以为诸在冲乱，圣慈哀悼，礼同成人，加以号谥者，宜称上恩，称音尺证反。祭祀礼毕，而后绝之。至于一岁之限，不合礼意，又违先帝已然之法，所未敢处。”处犹安也。

初，曹操攻屠邺城，袁氏妇子多见侵略，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。《袁绍传》，熙，绍之中子也。甄氏，中山无极人，汉太保甄邯后也。父逸，上蔡令。《魏略》曰：“熙出在幽州，甄氏侍姑，及邺城破，文帝入绍舍，后怖，伏姑膝上。帝令举头就视，见其颜色非凡。太祖闻其意，为迎取之。”融乃与操书，称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”。妲音丁未反，又音旦。纣之妃，有苏氏女也。纣用其言，毒虐众庶。武王克殷，斩妲己头，县之于小白旗，以为纣之亡由此女也。出《列女传》也。操不悟，后问出何经典。对曰：“以今度之，想当然耳。”后操讨乌桓，建安十二年也。又嘲之曰：“大将军远征，萧

条海外。昔肃慎不贡楛矢，《国语》曰：“昔武王克商，通于九夷百蛮，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，其长尺有咫。”《肃慎国记》曰：“肃慎氏，其地在夫余国北，东滨大海。”《魏略》曰：“挹娄一名肃慎氏。”《说文》曰“楛，木也。今辽左有楛木，状如荆，叶如榆”也。丁零盗苏武牛羊，可并案也。”《山海经》曰：“北海之内，有丁零之国。”《前书》苏武使匈奴，单于徙北海上，丁零盗武牛羊，武遂穷厄也。

时年饥兵兴，操表制酒禁，融频书争之，多侮慢之辞。融集与操书云：“酒之为德久矣。古先哲王，类帝禋宗，和神定人，以济万国，非酒莫以也。故天垂酒星之耀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着旨酒之德。尧不千钟，无以建太平。孔非百觚，无以堪上圣。樊哙解卮鸿门，非豕肩钟酒，无以奋其怒。赵之厮养，东迎其王，非引卮酒，无以激其气。高祖非醉斩白蛇，无以畅其灵。景帝非醉幸唐姬，无以开中兴。袁盎非醇醪之力，无以脱其命。定国不酣饮一斛，无以决其法。故酈生以高阳酒徒，着功于汉；屈原不舖蕝歠醢，取困于楚。由是观之，酒何负于政哉？”又书曰：“昨承训答，陈二代之祸，及众人之败，以酒亡者，实如来诲。虽然，徐偃王行仁义而亡，今令不绝仁义；燕哱以让失社稷，今令不禁谦退；鲁因儒而损，今令不弃文学；夏、商亦以妇人失天下，今令不断婚姻。而将酒独急者，疑但惜谷耳，非以亡王为戒也。”既见操雄诈渐着，数不能堪，故发辞偏宕，多致乖忤。偏邪跌宕，不拘正理。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，千里寰内，不以封建诸侯。《周礼》：“方千里曰国畿，其外五百里侯畿。”郑玄注：“畿，限也。”操疑其所论建渐广，益惮之。然以融名重天下，外相容忍，而潜忌正议，虑鲠大业。山阳郗虑《续汉书》：“虑字鸿豫，山阳高平人，少受学于郑玄。”虞浦《江表传》曰：“献帝尝时见虑及少府孔融。问融曰：‘鸿豫何所优长？’融曰：‘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。’虑举笏曰：‘融昔宰北海，政散人流，其权安在？’遂与融互相长短，以至不穆。曹操以书和解之。”虑从光禄勋迁御史大夫。承望风旨，以微法奏免融官。因显明仇怨，操故书激厉融曰：“盖闻唐虞之朝，有克让之臣，《尚书》曰，舜以伯禹为司空，禹让稷、契暨皋陶。以益为朕虞，益让于朱虎、熊罴。以伯夷为秩宗，伯夷让于夔龙。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。《史记》曰：“于是禹兴《九韶》之乐，致异物，凤皇来仪。”后世德薄，犹有杀身为君，若齐孟阳代君居床以待贼，西汉纪信乘黄屋诳楚之类也。破家为国。若要离焚妻子以徇吴，李通诛宗族以从汉之类也。及至其敝，睚眦之怨必仇，一餐之惠必报。《史记》，范睢一餐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。故晁错念国，遘祸于袁盎；景帝时，错为御史大夫，以诸侯国大，请削其土。吴楚七国反，以诛错为名。袁盎素与错不相善，盎乃进说，请斩错以谢七国，景帝遂斩错也。屈平悼楚，受谮于椒、

兰；屈平楚怀王时为三闾大夫。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，令绝齐交，又诱请会武关，平谏，王不听其言，卒客死于秦。怀王子子椒、子兰谗之于襄王，而放逐之。见《史记》。彭宠倾乱，起自朱浮；朱浮与宠不相能，数谮之光武，宠遂反。邓禹威损，失于宗、冯。邓禹征赤眉，令宗钦、冯愔守枸邑。二人争权相攻，遂杀钦，因反击禹。今流俗本“宗”误作“宋”也。由此言之，喜怒怨爱，祸福所因，可不慎与！音余。昔廉、蔺小国之臣，犹能相下；赵惠文王与秦昭王会龟池，归，拜蔺相如为上卿，位在廉颇右。颇曰：“吾不忍为之下，必辱之。”相如每朝，常避之。颇闻之，肉袒负荆谢之，相与为刎颈之友。事见《史记》。寇、贾仓卒武夫，屈节崇好；光武不问伯升之怨；齐侯不疑射钩之虏。公子恚与桓公争立，管仲射桓公中钩。后桓公即位，以管仲为相也。夫立大操者，岂累细故哉！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，以为小介，介犹蒂芥也。公法虽平，私情为蒂芥者也。当收旧好；而怨毒渐积，志相危害，闻之恍然，中夜而起。恍音舞。恍，失意貌也。昔国家东迁，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，综达经学，出于郑玄，又明《司马法》，《史记》，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《司马法》。其法论田及兵之法也。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，诚怪今者与始相违。孤与文举既非旧好，又于鸿豫亦无恩纪，然愿人之相美，不乐人之相伤，是以区区思协欢好。又知二君群小所构，孤为人臣，进不能风化海内，退不能建德和人，然抚养战士，杀身为国，破浮华交会之徒，计有余矣。”

融报曰：“猥惠书教，猥，曲也。告所不逮。融与鸿豫州里比郡，山阳与鲁郡相邻比。知之最早。虽尝陈其功美，欲以厚于见私，信于为国，不求其覆过掩恶，有罪望不坐也。前者黜退，欢欣受之。昔赵宣子朝登韩厥，夕被其戮，喜而求贺。宣子，赵盾谥也。《国语》曰：“宣子言韩厥于灵公，以为司马。河曲之役，赵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，韩厥执而戮之。众咸曰：‘韩厥必不没矣。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，其谁安之？’宣子召而礼之，谓诸大夫曰：‘二三子可以贺我矣。吾举厥也，中吾，乃今知免于罪矣。’”况无彼人之功，而敢枉当官之平哉！忠非三闾，即屈原也。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故曰“三闾”。智非晁错，窃位为过，免罪为幸。乃使余论远闻，所以惭惧也。朱、彭、寇、贾，为世壮士，爱恶相攻，能为国忧。至于轻弱薄劣，犹昆虫之相啮，适足还害其身，《夏小正》云：“昆，众也。”《孙卿子》曰：“昆虫亦有知。”诚无所不至也。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，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。《左传》“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，叔向命召行人子员。行人子朱曰：‘朱也当御。’三云，叔向不应。子朱怒曰：‘班爵同，何以黜朱于朝？’抚剑从之。叔向曰：‘秦晋不和久矣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集，晋国赖之；不集，三军暴骨。子员导二国之言无私，子常易之。奸以事君者，吾所能御也。’拂衣从之。”

人救之。平公曰：‘晋其庶乎！吾臣之所争者大。’师旷曰：‘公室惧卑，臣不心竞而力争’”也。性既迟缓，与人无伤，虽出胯下之负，韩信贫贱，淮阴少年侮之，令信出跨下。榆次之辱，《史记》，荆轲尝游榆次，与盖聂论剑，盖聂怒而目之，荆轲出去。不知贬毁之于己，犹蚊虻之一过也。蚊音文。虻音盟。言蚊虻之暂过，未以为害。子产谓人心不相似，《左传》曰，子产谓子皮曰：“人心不同，其如面焉，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？”或矜执者，欲以取胜为荣，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，大炉不欲令酒酸也。炉，累土为之，以居酒瓮，四边隆起，一面高如锻炉，故名炉。字或作“垆”。《韩子》曰：“宋人有沽酒者，斗甗甚平，遇客甚谨，为酒甚美，而酒不售，酒酸。怪其故，问所知闾长者杨倩。倩曰：‘汝狗猛耶？’曰：‘狗猛。’‘何故不售？’曰：‘人畏焉。’令孺子怀钱挈壶往沽，狗迎齧之，酒所以酸而不售。”至于屈谷巨瓠，坚而无窍，当以无用罪之耳。《韩子》曰：“齐有居士田仲，宋人屈谷往见之，曰：‘谷闻先生之义，不恃仰人而食。今谷有树瓠之法，坚如石，闻厚而无窍，愿献先生。’田仲曰：‘夫子徒谓我也。凡贵于树瓠者，为可以盛也。今厚而无窍，则不可以盛物，而任坚如石，则不可以割而斟，吾无以此瓠为也。’曰：‘然，谷将弃之。’今仲不恃仰人而食，亦无益人国，亦坚瓠之类。”它者奉遵严教，不敢失坠。郗为故吏，融所推进。赵衰之拔郟穀，《左传》，晋文公谋元帅，赵衰曰：“郟穀可。”乃使郟穀将中军。不轻公叔之升臣也。公叔文子，卫大夫，其家臣名撰，行与文子同，升之于公，与之并为大夫。撰音士眷反，见《论语》。知同其爱，训诲发中。言曹公与己同爱郗虑，故发于中心而训诲。虽懿伯之忌，犹不得念，《礼记檀弓》曰：“滕成公之丧，使子叔敬叔吊，子服惠伯为介。及郊，为懿伯之忌不入。惠伯曰：‘政也，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。’遂入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懿伯，惠伯之叔父也。忌，怨也。”况恃旧交，而欲自外于贤吏哉！贤吏谓虑也。辄布腹心，修好如初。苦言至意，终身诵之。”

岁余，复拜太中大夫。性宽容少忌，好士，喜诱益后进。及退闲职，太中大夫职在言议，故云闲职。宾客日盈其门。常叹曰：“坐上客恒满，尊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矣。”与蔡邕素善，邕卒后，有虎贲士貌类于邕，《汉官典职仪》曰：“虎贲中郎将，主武贲千五百人。”融每酒酣，引与同坐，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且有典刑。”《诗大雅》曰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”也。融闻人之善，若出诸己，言有可采，必演而成之，面告其短，而退称所长，荐达贤士，多所奖进，知而未言，以为己过，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。

曹操既积嫌忌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，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《典略》曰：“粹字文蔚，陈留人，少学于蔡邕。建安初，以高第擢拜尚书郎，后为军谋

祭酒，与陈琳、阮瑀等典记室。融诛之后，人睹粹所作，无不嘉其才而忌其笔也。”枉状奏融曰：“少府孔融，昔在北海，见王室不静，而招合徒众，欲规不轨，云‘我大圣之后，而见灭于宋，《史记》曰，鲁大夫孟厘子曰：“孔丘，圣人之后，灭于宋。”服虔注曰：“圣人谓商汤也。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，其子奔鲁也。”有天下者，何必卯金刀’。及与孙权使语，谤讪朝廷。讪音所谏反。讪谓谤毁也。《苍颉篇》曰：“讪，非也。”又融为九列，不遵朝仪，秃巾微行，谓不加帻。唐突宫掖。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，跌荡，无仪检也。放，纵也。云‘父之于子，当有何亲？论其本意，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，亦复奚为？譬如寄物缶中，《说文》曰：“缶，缶也。”《字书》曰：“缶似缶而高。”出则离矣’。既而与衡更相赞扬。衡谓融曰：‘仲尼不死。’融答曰：‘颜回复生。’大逆不道，宜极重诛。”书奏，下狱弃市。时年五十六。妻子皆被诛。

初，女年七岁，男年九岁，以其幼弱得全，寄它舍。二子方弈棋，融被收而不动。左右曰：“父执而不起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！”主人有遗肉汁，男渴而饮之。女曰：“今日之祸，岂得久活，何赖知肉味乎？”兄号泣而止。或言于曹操，遂尽杀之。及收至，谓兄曰：“若死者有知，得见父母，岂非至愿！”乃延颈就刑，颜色不变，莫不伤之。

初，京兆人脂习元升，与融相善，每戒融刚直。《魏略》曰：“曹操为司空，威德日盛，融故以旧意书疏倨傲，习常责融令改节，融不从之。”及被害，许下莫敢收者，习往抚尸曰：“文举舍我死，吾何用生为？”操闻大怒，将收习杀之，后得赦出。

魏文帝深好融文辞，每叹曰：“杨、班俦也。”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，辄赏以金帛。所著诗、颂、碑文、论议、六言、策文、表、檄、教令、书记凡二十五篇。文帝以习有栳布之节，加中散大夫。《前书》曰：“栳布，梁人也，为梁王彭越大夫，使于齐，未反。汉诛越，梟首雒阳下，布还，奏事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”

论曰：昔谏大夫郑昌有言：“山有猛兽者，藜藿为之不采。”宣帝时，司隶校尉盖宽饶以直言得罪，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，以言事不当意，而为文吏所诋挫，故上书讼之。是以孔父正色，不容弑虐之谋；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孔父正色而立于朝，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，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。”平仲立朝，有纾盗齐之望。纾音舒，解也，缓也。盗齐谓田常也。《庄子》曰：“田成子一旦弑齐君而盗其国。”《左传》，齐景公坐于路寝。公叹曰：“美哉室！其谁有此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其陈氏乎？”公曰：“是可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唯礼可以已之。”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，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

。忤，逆也。故使移鼎之迹，事隔于人存；移鼎谓迁汉之鼎也。人存谓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。《左传》《》曰：“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；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。”代终之规，启机于身后也。代终谓代汉祚之终也。身后谓曹丕受禅也。夫严气正性，覆折而已。岂有员园委屈，可以每其生哉！“园”即“刃”字，音五丸反。《前书音义》曰：“刃谓刃团无棱角也。”每，贪也。言宁正直以倾覆摧折，不能委曲以贪生也。贾谊云：“品庶每生。”懔懔焉，皓皓焉，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。懔懔言劲烈如秋霜也。皓皓言坚贞如白玉也。皓音古老反。

续汉书列传

融字文举，孔子二十世孙也。高祖父尚，巨鹿太守；父宙，泰山都尉。融幼有异才。时河南尹李膺有重名，敕门下简通宾客，非当世英贤及通家子孙弗见也。融年十余岁，欲观其为人，遂造膺门，语门者曰：“我，李君通家子孙也。”膺见融，问曰：“高明父祖，尝与仆周旋乎？”融曰：“然。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，同德比义而相师友，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。”众坐奇之，佗曰：“异童子也。”太中大夫陈炜后至，同坐以告炜，炜曰：“人小时了了者，大亦未必奇也。”融答曰：“即如所言，君之幼时，岂实慧乎？”膺大笑，顾谓曰：“高明长大，必为伟器。”山阳张俭，以中正为中常侍侯览所忿疾，览为刊章下州郡捕俭。俭与融兄褒有旧，亡投褒。遇褒出。时融年十六，俭以其少不告也。融知俭长者，有窘迫色，谓曰：“吾独不能为君主邪！”因留舍藏之。后事泄，国相以下密就掩捕，俭得脱走，登时收融及褒送狱。融曰：“保纳藏舍者融也，融当坐之。”褒曰：“彼来求我，罪我之由，非弟之过，我当坐之。”兄弟争死，郡县疑不能决，乃上谏，诏书令褒坐焉。融由是名震远近，与平原陶丘洪、陈留边让，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。融持论经理不及让等，而逸才宏博过之。司徒、大将军辟举高第，累迁北军中候、虎贲中郎将、北海相，时年三十八。承黄巾残破之后，修复城邑，崇学校，设庠序，举贤才，显儒士。以彭璆为方正，邴原为有道，王修为孝廉。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，名为郑公乡。又国人无后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，皆为棺木而殡葬之。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，早卒，融恨不及之，乃令配食县社。其礼贤如此。在郡六年，刘备表融领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征还为将作大匠，迁少府。每朝会访对，辄为议主，诸卿大夫寄名而已。

汉纪别传

融在郡八年，仅以身免。帝初都许，融以为宜略依旧制，定王畿，正司隶所部，为千里之封 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。是时天下草创，曹、袁之权未分，融所建明，不识时务。又天性气爽，颇推平生之意，狎侮太祖。太祖制酒禁

，而融书啁之曰：“天有酒旗之星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有旨酒之德。故尧不饮千钟，无以成其圣。且桀纣以色亡国，今令不禁婚姻也。”太祖外虽宽容，而内不能平。御史大夫郗虑知旨，以法免融官。岁余，拜太中大夫，虽居家失势，而宾客日满其门，爱才乐酒，常叹曰：“坐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矣。”虎贲士有貌似蔡邕者，融每酒酣，辄引与同坐，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其好士如此。

传

后汉书孔融传

孔融字文举，鲁国人，孔子二十世孙也。七世祖霸，为元帝师，位至侍中。《前书》霸字次儒，元帝师。解见孔昱传。父宙，太山都尉。

融幼有异才。《融家传》曰：“兄弟七人，融第六，幼有自然之性。年四岁时，每与诸兄共食梨，融辄引小者。大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‘我小儿，法当取小者。’由是宗族奇之。”年十岁，随父诣京师。时河南尹李膺膺，颍川襄城人。《融家传》曰：“闻汉中李公清节直亮，意慕之，遂造公门。”李固，汉中人，为太尉，与此传不同也。以简重自居，不妄接士宾客，来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，皆不得白。融欲观其人，故造膺门。语门者曰：“我是李君通家子弟。”门者言之。膺请融，问曰：“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？”融曰：“然。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，而相师友，《家语》曰：‘孔子谓南宫敬叔曰：‘吾闻老聃博古而达今，通礼乐之源，明道德之归，即吾之师也。今将往矣。’遂至周，问礼于老聃焉。’”则融与君累世通家。”众坐莫不叹息。太中大夫陈炜后至，炜音于甄反。坐中以告炜。炜曰：“夫人小而聪了，大未必奇。”融应声曰：“观君所言，将不早惠乎？”膺大笑曰：“高明必为伟器。”

年十三，丧父，哀悴过毁，扶而后起，州里归其孝。性好学，博涉多该览。

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，览为刊章下州郡，以名捕俭。刊，削也。谓削去告人姓名。俭与融兄褒有旧，亡抵于褒，不遇。抵，归也。《融家传》“褒字文礼”也。时融年十六，俭少之而不告。融见其有窘色，窘，迫也。谓曰：“兄虽在外，吾独不能为君主邪？”因留舍之。舍，止也。后事泄，国相以下，密就掩捕，俭得脱走，遂并收褒、融送狱。二人未知所坐。融曰：“保纳舍藏者，融也，当坐之。”褒曰：“彼来求我，非弟之过，请甘其罪。”吏问其母，母曰：“家事任长，妾当其辜。”一门争死，郡县疑不能决，乃上谳之。《前书音义》曰：“谳，请也，音宜杰反。”诏书竟坐褒焉。融由是显名

，与平原陶丘洪、陈留边让齐声称。州郡礼命，皆不就。

辟司徒杨赐府。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，将加贬黜，融多举中官亲族。尚书畏迫内宠，召掾属诘责之。融陈对罪恶，言无阿挠。挠，曲也，音乃孝反。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，杨赐遣融奉谒贺进，不时通，融即夺谒还府，投劾而去。河南官属耻之，私遣剑客欲追杀融。客有言于进曰：“孔文举有重名，《融家传》曰：‘客言于进曰：‘孔文举于时英雄特杰，譬诸物类，犹众星之有北辰，百谷之有黍稷，天下莫不属目也’。”将军若造怨此人，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。不如因而礼之，可以示广于天下。”进然之，既拜而辟融，举高第，为侍御史。与中丞赵舍不同，托病归家。

后辟司空掾，拜中军候。在职三日，迁虎贲中郎将。会董卓废立，融每因对答，辄有匡正之言。以忤卓旨，转为议郎。时黄巾寇数州，而北海最为贼冲，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。

融到郡，收合士民，起兵讲武，驰檄飞翰，引谋州郡。贼张饶等群辈二十万众从冀州还，融逆击，为饶所败，乃收散兵保朱虚县。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，更置城邑，立学校，表显儒术，荐举贤良郑玄、彭璆、邴原等。璆音巨秋反，又音求。郡人甄子然、临孝存知名早卒，融恨不及之，乃命配食县社。其余虽一介之善，莫不加礼焉。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，皆为棺具而敛葬之。时黄巾复来侵暴，融乃出屯都昌，都昌，县，属北海郡，故城在今青州临朐县东北。为贼管亥所围。融逼急，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。《吴志》，慈字子义，东莱人也。避事之辽东，北海相孔融闻而奇之，数遣人讯问其母，并致饷遗。时融为管亥所围，慈从辽东还，母谓之曰：“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见，至汝行后，瞻恤殷勤，过于故旧。今为贼所围，汝宜赴之。”慈单步见融，既而求救于刘备，得兵以解围焉。备惊曰：“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？”即遣兵三千救之，贼乃散走。

时袁、曹方盛，而融无所协附。左丞祖者，称有意谋，劝融有所结纳。融知绍、操终图汉室，不欲与同，故怒而杀之。

融负其高气，志在靖难，而才疏意广，迄无成功。迄，竟也。在郡六年，刘备表领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为袁谭所攻，自春至夏，战士所余裁数百人，流矢雨集，戈矛内接。融隐几读书，隐，凭也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南郭子綦隐几而坐。”谈笑自若。城夜陷，乃奔东山，妻子为谭所虏。

及献帝都许，征融为将作大匠，迁少府。每朝会访对，融辄引正定议，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。《说文》云：“隶，附着。”

初，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，及至淮南，数有意于袁术。术轻侮之，遂夺取其节，求去又不听，因欲逼为军帅。日磾深自恨，遂呕血而毙。《三辅决录》

曰：“日磾字翁叔，马融之族子。少传融业，以才学进。与杨彪、卢植、蔡邕等典校中书，历位九卿，遂登台辅。”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术从日磾借节观之，因夺不还，条军中十余人使促辟之。日磾谓术曰：‘卿先代诸公辟士云何？而言促之，谓公府掾可劫得乎？’从术求去，而术不遣，既以失节屈辱忧恚。”及丧还，朝廷议欲加礼。融乃独议曰：“日磾以上公之尊，秉髦节之使，衔命直指，直指，无屈挠也。《前书》有绣衣直指。宁辑东夏，辑，和也。而曲媚奸臣，为所牵率，章表署用，辄使首名，所上章表及署补用，皆以日磾名为首也。附下罔上，《前书》曰：“附下罔上者刑。”奸以事君。《左传》叔向曰：“奸以事君者，吾所能御。”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，《公羊传》曰：“鞍之战，齐师大败。齐侯使国佐如师。郟克曰：‘与我纪侯之甗，反鲁、卫之侵地，使耕者东西其亩，以萧同叔子为质，则吾舍子。’国佐曰：‘与我纪侯之甗，请诺。使反鲁、卫之侵，请诺。使耕者东西其亩，是则土齐也。萧同叔子者，齐君母也，齐君母犹晋君之母也，曰不可。请战，一战而不胜，请再战，再战而不胜，请三战，三战不胜，则齐国尽子之有也，何必萧同叔子为质！’揖而去之。”宜僚临白刃而正色。楚白公胜欲为乱，谓石乞曰：“王卿士皆以五百人当之则可。”乞曰：“不可得也。”曰：“市南有熊相宜僚者，若得之，可以当五百人矣。”乃从白公而见之。与言，悦；告之故，辞；承之以剑，不动。事见《左传》。王室大臣，岂得以见胁为辞！又袁术僭逆，非一朝一夕，日磾随从，周旋历岁。《汉律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，皆应知情。春秋鲁叔孙得臣卒，以不发扬襄仲之罪，贬不书日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叔孙得臣卒。”何休注曰：“不日者，知公子遂欲杀君，而为人臣知贼而不言，明当诛也。”公子遂即襄仲也。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斫子家之棺。《左传》：“郑子家卒，郑人讨幽公之乱，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。”杜预注曰：“斫薄其棺，不使从卿礼。”为其杀君故也。圣上哀矜旧臣，未忍追案，不宜加礼。”朝廷从之。

时论者多欲复肉刑。融乃建议曰：“古者敦庞，善否不别，《左传》楚申叔时曰：“人生敦庞。”杜预注：“庞，厚大也。”吏端刑清，端，直也。政无过失。百姓有罪，皆自取之。末世陵迟，风化坏乱，政挠其俗，法害其人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绳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残弃，残其支体而弃废之。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纣斫朝涉之胫，天下谓为无道。《尚书》曰：“纣斫朝涉之胫。”孔安国注曰：“冬日见朝涉水者，谓其胫耐寒，斫而视之。”夫九牧之地，千八百君，《前书》贾山曰：“昔者周盖千八百国，以九州岛之人养千八百君也。”若各刖一人，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。求俗休和，弗可得已。且被刑之人，虑不念生，志在思死，类

多趋恶，莫复归正。夙沙乱齐，《左传》曰，灵公废太子光，立公子牙，使高厚傅牙，夙沙卫为少傅。崔杼逆光而立之，是为庄公。庄公以夙沙卫易己，卫奔高唐以叛。伊戾祸宋，《左传》，楚客聘于晋，过宋，太子痤知之，请野享之。公使往，伊戾请从，遣之。至则欲用牲，加书征之，骋而告曰：“太子将为乱，既与楚客盟矣。”公使视之，则信有焉。公囚太子，太子缢死。公徐闻其无罪，乃亨伊戾。赵高、英布，为世大患。《史记》，胡亥谓李斯曰：“高，故宫人也。”遂专信任之。后杀李斯，劫杀胡亥，卒亡秦也。《前书》，英布坐法黥，论输骊山，亡之江中为群盗。及属项羽，常为先锋陷阵。后归汉，为九江王。谋反，诛之。不能止人遂为非也，适足绝人还为善耳。虽忠如鬻拳，《左传》：“初，鬻拳强谏，楚子弗从。临之以兵，惧而从之。拳曰：‘吾惧君以兵，罪莫大焉。’遂自刎。楚人以为大阍。君子曰：‘鬻拳可谓爱君矣。谏以自纳于刑，刑犹不忘纳君于善。’”信如卞和，《韩子》曰：“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，献之武王。武王使玉人相之，曰：‘石也。’王以和为谩己，刎其左足。及文王即位，和又奉其璞，玉人又曰：‘石也。’又刎其右足。文王薨，成王即位，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尽而继以血。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宝焉。”《琴操》曰：“荆王封和为陵阳侯，和辞不就而去。乃作怨歌曰：‘进宝得刑，足离分兮。去封立信，守休芸兮。断者不续，岂不冤兮！’”智如孙臧，《史记》，孙臧与庞涓学兵法，涓事魏惠王为将军，自以能不及臧，阴使召臧，断其两足而黥之。臧后入齐，威王问兵法，以为师。魏与赵攻韩，齐使田忌将而往。庞涓闻，去韩而归。臧谓田忌曰：“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。军半至。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，明日为五万灶，明日为二万灶。”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我固知齐卒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兵，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度其行，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狭，旁多险阻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“庞涓死于此木下”。于是令齐军曰：“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期日莫见火举而俱发。”涓夜至斫木下，见白书，乃攢火烛之，读书未毕，齐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遂自刎。曰：“遂成竖子之名矣。”冤如巷伯，毛萇注《诗》云：“巷伯，内小臣也。掌王后之命于宫中，故谓之巷伯。”伯被谗将刑，寺人孟子伤而作诗，以刺幽王也。才如史迁，李陵为匈奴败，马迁明陵当必立功以报汉，遂被下蚕室宫刑，后乃着《史记》。达如子政，刘向字子政。宣帝时，上言黄金可成。上令典尚方铸作事，费甚多，方不验，乃下吏，当死。上奇其材，得逾冬减论。班固云：“向博物洽闻，通达古今。”一离刀锯，没世不齿。《国语》“中刑用刀锯”也。是太甲之思庸，《尚书》：“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诸桐。三年，复归于亳。思庸。”孔注曰

：“念常道也。”穆公之霸秦，秦穆使孟明、白乙等伐郑，蹇叔谏，不从。晋襄公败诸崤，囚孟明等，后归之。穆公曰：“孤之罪也，夫子何罪！”复使为政，遂霸西戎。事见《左传》。南睢之骨立，卫武之初筵，韩诗曰：“《宾之初筵》，卫武公饮酒悔过也。言宾客初就筵之时，宾主秩秩然，俱谨敬也。宾既醉止，载号载呶，不知其为恶也。”陈汤之都赖，《前书》，汤字子公。迁西域副校尉，矫制发诸国兵，斩郅支单于于都赖水上。魏尚之守边，文帝时，尚为云中守，坐上首虏差六级，下吏削爵。赵人冯唐为郎，为言文帝，赦尚复为云中守也。无所复施也。汉开改恶之路，凡为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远度深惟，弃短就长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”朝廷善之，卒不改焉。

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，多行僭伪，遂乃郊祀天地，拟斥乘舆。斥，指也。诏书班下其事。融上疏曰：“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，所为不轨，至乃郊祭天地，拟仪社稷。虽昏僭恶极，罪不容诛，至于国体，宜且讳之。体谓国家之大体也。何者？万乘至重，天王至尊，身为圣躬，国为神器，《老子》曰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”陛级县远，禄位限绝，贾谊曰：“人主之尊譬如堂，群臣如陛，众庶如地。故陛乃九级上，廉远地则堂高也。”犹天之不可阶，日月之不可逾也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。”又曰：“仲尼如日月，无得而逾焉。”每有一竖臣，辄云图之，若形之四方，非所以杜塞邪萌。形，见也。愚谓虽有重戾，必宜隐忍。贾谊所谓‘掷鼠忌器’，盖谓此也。《前书》贾谊曰：“里谚云‘欲投鼠而忌器’，此善谕也。鼠近于器，尚惮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乎贵臣之近主乎？”是以齐兵次楚，唯责包茅；《左传》，齐桓伐楚，责以“苞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无以缩酒”。杜预注曰：“包，里束也。茅，菁茅也。束茅而灌之以酒，为缩酒也。”王师败绩，不书晋人。《公羊传》：“成公元年秋，王师败绩于{甸/贝}戎。孰败之？盖晋败之。曷为不言晋败之？王者无敌，莫敢当也。”前以露袁术之罪，今复下刘表之事，是使跛牂欲窥高岸，天险可得而登也。《史记》李斯曰：“故城高五丈，而楼季不轻犯也；太山之高百仞，而跛牂牧其上。夫楼季而难五丈之限，岂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？峭渐之执异也。”《尔雅》曰：“羊牝曰牂。”《易》曰：“天险不可升，地险山川丘陵也。”案表跋扈，剑诛列侯，遏绝诏命，断盗贡筐，郑玄注《仪礼》曰：“筐，竹器如筐也。”《书》曰：“厥筐玄纁玃组。”招呼元恶，以自营卫，专为群逆，主萃渊藪。《书》曰：“今商王受亡道，为天下逋逃主，萃渊藪。”孔注曰：“天下罪人逃亡者，而纣为魁主，窟聚泉府藪泽也。”郤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！《左传》：“取郤大鼎于宋，戊申纳于太庙。臧哀伯谏曰：‘君人者，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。郤鼎在庙，彰孰甚焉！’”郤鼎，郤国所作也。桑落瓦解，其孰可见

。《诗》曰：“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陨。”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，以崇国防。”

五年，南阳王冯、东海王祗薨，并献帝子。帝伤其早歿，欲为修四时之祭，以访于融。融对曰：“圣恩敦睦，感时增思，悼二王之灵，发哀愍之诏，稽度前典，以正礼制。窃观故事，前梁怀王、临江愍王、齐哀王、临淮怀王并薨无后，同产昆弟，即景、武、昭、明四帝是也，梁怀王揖，景帝弟也，立十年薨。临江闵王荣，武帝兄也，为皇太子，四岁废为王，坐侵庙墉地自杀。齐怀王闳，武帝子，昭帝异母兄，立八年薨。臣贤案：齐哀王，悼惠王之子，高帝之孙，非昭帝兄弟，当为怀王，作“哀”者误也。临淮公衡，明帝弟，建武十五年立，未及进爵为王而薨。《融家传》及本传皆作“公”，此为“王”者，亦误也。未闻前朝修立祭祀。若临时所施，则不列传记。臣愚以为诸在冲乱，圣慈哀悼，礼同成人，加以号谥者，宜称上恩，称音尺证反。祭祀礼毕，而后绝之。至于一岁之限，不合礼意，又违先帝已然之法，所未敢处。”处犹安也。

初，曹操攻屠邺城，袁氏妇子多见侵略，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。《袁绍传》，熙，绍之中子也。甄氏，中山无极人，汉太保甄邯后也。父逸，上蔡令。《魏略》曰：“熙出在幽州，甄氏侍姑，及邺城破，文帝入绍舍，后怖，伏姑膝上。帝令举头就视，见其颜色非凡。太祖闻其意，为迎取之。”融乃与操书，称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”。妲音丁未反，又音旦。纣之妃，有苏氏女也。纣用其言，毒虐众庶。武王克殷，斩妲己头，县之于小白旗，以为纣之亡由此女也。出《列女传》也。操不悟，后问出何经典。对曰：“以今度之，想当然耳。”后操讨乌桓，建安十二年也。又嘲之曰：“大将军远征，萧条海外。昔肃慎不贡楛矢，《国语》曰：“昔武王克商，通于九夷百蛮，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，其长尺有咫。”《肃慎国记》曰：“肃慎氏，其地在夫余国北，东滨大海。”《魏略》曰：“挹娄一名肃慎氏。”《说文》曰“楛，木也。今辽左有楛木，状如荆，叶如榆”也。丁零盗苏武牛羊，可并案也。”《山海经》曰：“北海之内，有丁零之国。”《前书》苏武使匈奴，单于徙北海上，丁零盗武牛羊，武遂穷厄也。

时年饥兵兴，操表制酒禁，融频书争之，多侮慢之辞。融集与操书云：“酒之为德久矣。古先哲王，类帝禋宗，和神定人，以济万国，非酒莫以也。故天垂酒星之耀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着旨酒之德。尧不千钟，无以建太平。孔非百觚，无以堪上圣。樊哙解卮鸿门，非豕肩钟酒，无以奋其怒。赵之厮养，东迎其王，非引卮酒，无以激其气。高祖非醉斩白蛇，无以畅其灵。景帝非醉幸唐姬，无以开中兴。袁盎非醇醪之力，无以脱其命。定国不酣饮一斛，无

以决其法。故酈生以高阳酒徒，着功于汉；屈原不舖蕝歆醢，取困于楚。由是观之，酒何负于政哉？”又书曰：“昨承训答，陈二代之祸，及众人之败，以酒亡者，实如来诲。虽然，徐偃王行仁义而亡，今令不绝仁义；燕哱以让失社稷，今令不禁谦退；鲁因儒而损，今令不弃文学；夏、商亦以妇人失天下，今令不断婚姻。而将酒独急者，疑但惜谷耳，非以亡王为戒也。”既见操雄诈渐着，数不能堪，故发辞偏宕，多致乖忤。偏邪跌宕，不拘正理。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，千里寰内，不以封建诸侯。《周礼》：“方千里曰国畿，其外五百里侯畿。”郑玄注：“畿，限也。”操疑其所论建渐广，益惮之。然以融名重天下，外相容忍，而潜忌正议，虑鲠大业。山阳郗虑《续汉书》：“虑字鸿豫，山阳高平人，少受学于郑玄。”虞浦《江表传》曰：“献帝尝时见虑及少府孔融。问融曰：‘鸿豫何所优长？’融曰：‘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。’虑举笏曰：‘融昔宰北海，政散人流，其权安在？’遂与融互相长短，以至不穆。曹操以书和解之。”虑从光禄勋迁御史大夫。承望风旨，以微法奏免融官。因显明仇怨，操故书激厉融曰：“盖闻唐虞之朝，有克让之臣，《尚书》曰，舜以伯禹为司空，禹让稷、契暨皋陶。以益为朕虞，益让于朱虎、熊罴。以伯夷为秩宗，伯夷让于夔龙。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。《史记》曰：“于是禹兴《九韶》之乐，致异物，凤皇来仪。”后世德薄，犹有杀身为君，若齐孟阳代君居床以待贼，西汉纪信乘黄屋诳楚之类也。破家为国。若要离焚妻子以徇吴，李通诛宗族以从汉之类也。及至其敝，睚眦之怨必仇，一餐之惠必报。《史记》范睢一餐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。故晁错念国，遘祸于袁盎；景帝时，错为御史大夫，以诸侯国大，请削其土。吴楚七国反，以诛错为名。袁盎素与错不相善，盎乃进说，请斩错以谢七国，景帝遂斩错也。屈平悼楚，受谮于椒、兰；屈平楚怀王时为三闾大夫。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，令绝齐交，又诱请会武关，平谏，王不听其言，卒客死于秦。怀王子子椒、子兰谗之于襄王，而放逐之。见《史记》。彭宠倾乱，起自朱浮；朱浮与宠不相能，数谮之光武，宠遂反。邓禹威损，失于宗、冯。邓禹征赤眉，令宗钦、冯愔守枸邑。二人争权相攻，遂杀钦，因反击禹。今流俗本“宗”误作“宋”也。由此言之，喜怒怨爱，祸福所因，可不慎与！音余。昔廉、蔺小国之臣，犹能相下；赵惠文王与秦昭王会龟池，归，拜蔺相如为上卿，位在廉颇右。颇曰：“吾不忍为之下，必辱之。”相如每朝，常避之。颇闻之，肉袒负荆谢之，相与为刎颈之友。事见《史记》。寇、贾仓卒武夫，屈节崇好；光武不问伯升之怨；齐侯不疑射钩之虏。公子慝与桓公争立，管仲射桓公中钩。后桓公即位，以管仲为相也。夫立大操者，岂累细故哉！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，以为小介，介犹蒂芥也。公法虽平，私情为蒂芥者也。当收旧好；而怨毒渐积，志相危害，闻之恍然，中

夜而起。怵音舞。怵，失意貌也。昔国家东迁，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，综达经学，出于郑玄，又明《司马法》，《史记》，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《司马法》。其法论田及兵之法也。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，诚怪今者与始相违。孤与文举既非旧好，又于鸿豫亦无恩纪，然愿人之相美，不乐人之相伤，是以区区思协欢好。又知二君群小所构，孤为人臣，进不能风化海内，退不能建德和人，然抚养战士，杀身为国，破浮华交会之徒，计有余矣。”

融报曰：“猥惠书教，猥，曲也。告所不逮。融与鸿豫州里比郡，山阳与鲁郡相邻比。知之最早。虽尝陈其功美，欲以厚于见私，信于为国，不求其覆过掩恶，有罪望不坐也。前者黜退，欢欣受之。昔赵宣子朝登韩厥，夕被其戮，喜而求贺。宣子，赵盾谥也。《国语》曰：“宣子言韩厥于灵公，以为司马。河曲之役，赵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，韩厥执而戮之。众咸曰：‘韩厥必不没矣。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，其谁安之？’宣子召而礼之，谓诸大夫曰：‘二三子可以贺我矣。吾举厥也，中吾，乃今知免于罪矣。’”况无彼人之功，而敢枉当官之平哉！忠非三闾，即屈原也。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故曰“三闾”。智非晁错，窃位为过，免罪为幸。乃使余论远闻，所以惭愧也。朱、彭、寇、贾，为世壮士，爱恶相攻，能为国忧。至于轻弱薄劣，犹昆虫之相啮，适足还害其身，《夏小正》云：“昆，众也。”《孙卿子》曰：“昆虫亦有知。”诚无所至也。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，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。《左传》“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，叔向命召行人子员。行人子朱曰：‘朱也当御。’三云，叔向不应。子朱怒曰：‘班爵同，何以黜朱于朝？’抚剑从之。叔向曰：‘秦晋不和久矣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集，晋国赖之；不集，三军暴骨。子员导二国之言无私，子常易之。奸以事君者，吾所能御也。’拂衣从之。人救之。平公曰：‘晋其庶乎！吾臣之所争者大。’师旷曰：‘公室惧卑，臣不心竞而力争’”也。性既迟缓，与人无伤，虽出胯下之负，韩信贫贱，淮阴少年侮之，令信出跨下。榆次之辱，《史记》，荆轲尝游榆次，与盖聂论剑，盖聂怒而目之，荆轲出去。不知贬毁之于己，犹蚊虻之一过也。蚊音文。虻音盟。言蚊虻之暂过，未以为害。子产谓人心不相似，《左传》曰，子产谓子皮曰：“人心不同，其如面焉，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？”或矜执者，欲以取胜为荣，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，大炉不欲令酒酸也。炉，累土为之，以居酒瓮，四边隆起，一面高如锻炉，故名炉。字或作“垆”。《韩子》曰：“宋人有沽酒者，斗斝甚平，遇客甚谨，为酒甚美，而酒不售，酒酸。怪其故，问所知闾长者杨倩。倩曰：‘汝狗猛耶？’曰：‘狗猛。’‘何故不售？’曰：‘人畏焉。’令孺子怀钱挈壶往沽，狗迎齧之，酒所以酸而不售。”至于屈谷巨瓠，坚而无窍，当以无用罪之耳。《韩子》曰：“齐有居士田仲，宋人屈谷往见

之，曰：‘谷闻先生之义，不恃仰人而食。今谷有树瓠之法，坚如石，闻厚而无窍，愿献先生。’田仲曰：‘夫子徒谓我也。凡贵于树瓠者，为可以盛也。今厚而无窍，则不可以盛物，而任坚如石，则不可以割而斟，吾无以此瓠为也。’曰：‘然，谷将弃之。’今仲不恃仰人而食，亦无益人国，亦坚瓠之类。”它者奉遵严教，不敢失坠。郗为故吏，融所推进。赵衰之拔郟穀，《左传》，晋文公谋元帅，赵衰曰：“郟穀可。”乃使郟穀将中军。不轻公叔之升臣也。公叔文子，卫大夫，其家臣名撰，行与文子同，升之于公，与之并为大夫。撰音士眷反，见《论语》。知同其爱，训诲发中。言曹公与己同爱郗虑，故发于中心而训诲。虽懿伯之忌，犹不得念，《礼记檀弓》曰：“滕成公之丧，使子叔敬叔吊，子服惠伯为介。及郊，为懿伯之忌不入。惠伯曰：‘政也，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。’遂入。”郑玄注曰：“懿伯，惠伯之叔父也。忌，怨也。”况恃旧交，而欲自外于贤吏哉！贤吏谓虑也。辄布腹心，修好如初。苦言至意，终身诵之。”

岁余，复拜太中大夫。性宽容少忌，好士，喜诱益后进。及退闲职，太中大夫职在言议，故云闲职。宾客日盈其门。常叹曰：“坐上客恒满，尊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矣。”与蔡邕素善，邕卒后，有虎贲士貌类于邕，《汉官典职仪》曰：“虎贲中郎将，主武贲千五百人。”融每酒酣，引与同坐，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且有典刑。”《诗大雅》曰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”也。融闻人之善，若出诸己，言有可采，必演而成之，面告其短，而退称所长，荐达贤士，多所奖进，知而未言，以为己过，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。

曹操既积嫌忌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，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《典略》曰：“粹字文蔚，陈留人，少学于蔡邕。建安初，以高第擢拜尚书郎，后为军谋祭酒，与陈琳、阮瑀等典记室。融诛之后，人睹粹所作，无不嘉其才而忌其笔也。”枉状奏融曰：“少府孔融，昔在北海，见王室不静，而招合徒众，欲规不轨，云‘我大圣之后，而见灭于宋，《史记》曰，鲁大夫孟厘子曰：“孔丘，圣人之后，灭于宋。”服虔注曰：“圣人谓商汤也。孔子六代祖孔父嘉为宋华督所杀，其子奔鲁也。”有天下者，何必卯金刀’。及与孙权使语，谤讪朝廷。讪音所谏反。讪谓谤毁也。《苍颉篇》曰：“讪，非也。”又融为九列，不遵朝仪，秃巾微行，谓不加帻。唐突宫掖。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，跌荡，无仪检也。放，纵也。云‘父之于子，当有何亲？论其本意，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，亦复奚为？譬如寄物缶中，《说文》曰：“缶，缶也。”《字书》曰：“缶似缶而高。”出则离矣’。既而与衡更相赞扬。衡谓融曰：‘仲尼不死。’融答曰：‘颜回复生。’大逆不道，宜极重诛。”书奏，下狱弃市。时年五十六。妻子皆被诛。

初，女年七岁，男年九岁，以其幼弱得全，寄它舍。二子方弈棋，融被收而不动。左右曰：“父执而不起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！”主人有遗肉汁，男渴而饮之。女曰：“今日之祸，岂得久活，何赖知肉味乎？”兄号泣而止。或言于曹操，遂尽杀之。及收至，谓兄曰：“若死者有知，得见父母，岂非至愿！”乃延颈就刑，颜色不变，莫不伤之。

初，京兆人脂习元升，与融相善，每戒融刚直。《魏略》曰：“曹操为司空，威德日盛，融故以旧意书疏倨傲，习常责融令改节，融不从之。”及被害，许下莫敢收者，习往抚尸曰：“文举舍我死，吾何用生为？”操闻大怒，将收习杀之，后得赦出。

魏文帝深好融文辞，每叹曰：“杨、班俦也。”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，辄赏以金帛。所著诗、颂、碑文、论议、六言、策文、表、檄、教令、书记凡二十五篇。文帝以习有栾布之节，加中散大夫。《前书》曰：“栾布，梁人也，为梁王彭越大夫，使于齐，未反。汉诛越，梟首雒阳下，布还，奏事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”

论曰：昔谏大夫郑昌有言：“山有猛兽者，藜藿为之不采。”宣帝时，司隶校尉盖宽饶以直言得罪，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，以言事不当意，而为文吏所诋挫，故上书讼之。是以孔父正色，不容弑虐之谋；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孔父正色而立于朝，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，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。”平仲立朝，有纾盗齐之望。纾音舒，解也，缓也。盗齐谓田常也。《庄子》曰：“田成子一旦弑齐君而盗其国。”《左传》，齐景公坐于路寝。公叹曰：“美哉室！其谁有此乎？”晏子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其陈氏乎？”公曰：“是可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唯礼可以已之。”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，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。忤，逆也。故使移鼎之迹，事隔于人存；移鼎谓迁汉之鼎也。人存谓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。《左传》《》曰：“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；商纣暴虐，鼎迁于周。”代终之规，启机于身后也。代终谓代汉祚之终也。身后谓曹丕受禅也。夫严气正性，覆折而已。岂有员园委屈，可以每其生哉！“园”即“刑”字，音五丸反。《前书音义》曰：“刑谓刑团无棱角也。”每，贪也。言宁正直以倾覆摧折，不能委曲以贪生也。贾谊云：“品庶每生。”懔懔焉，皓皓焉，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。懔懔言劲烈如秋霜也。皓皓言坚贞如白玉也。皓音古老反。

续汉书列传

融字文举，孔子二十世孙也。高祖父尚，巨鹿太守；父宙，泰山都尉。融幼有异才。时河南尹李膺有重名，敕门下简通宾客，非当世英贤及通家子孙弗见也。融年十余岁，欲观其为人，遂造膺门，语门者曰：“我，李君通家子孙

也。”膺见融，问曰：“高明父祖，尝与仆周旋乎？”融曰：“然。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，同德比义而相师友，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也。”众坐奇之，佗曰：“异童子也。”太中大夫陈炜后至，同坐以告炜，炜曰：“人小时了了者，大亦未必奇也。”融答曰：“即如所言，君之幼时，岂实慧乎？”膺大笑，顾谓曰：“高明长大，必为伟器。”山阳张俭，以中正为中常侍侯览所忿疾，览为刊章下州郡捕俭。俭与融兄褒有旧，亡投褒。遇褒出。时融年十六，俭以其少不告也。融知俭长者，有窘迫色，谓曰：“吾独不能为君主邪！”因留舍藏之。后事泄，国相以下密就掩捕，俭得脱走，登时收融及褒送狱。融曰：“保纳藏舍者融也，融当坐之。”褒曰：“彼来求我，罪我之由，非弟之过，我当坐之。”兄弟争死，郡县疑不能决，乃上谏，诏书令褒坐焉。融由是名震远近，与平原陶丘洪、陈留边让，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。融持论经理不及让等，而逸才宏博过之。司徒、大将军辟举高第，累迁北军中候、虎贲中郎将、北海相，时年三十八。承黄巾残破之后，修复城邑，崇学校，设庠序，举贤才，显儒士。以彭璆为方正，邴原为有道，王修为孝廉。告高密县为郑玄特立一乡，名为郑公乡。又国人无后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，皆为棺木而殡葬之。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，早卒，融恨不及之，乃令配食县社。其礼贤如此。在郡六年，刘备表融领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征还为将作大匠，迁少府。每朝会访对，辄为议主，诸卿大夫寄名而已。

汉纪别传

融在郡八年，仅以身免。帝初都许，融以为宜略依旧制，定王畿，正司隶所部，为千里之封。乃引公卿上书言其义。是时天下草创，曹、袁之权未分，融所建明，不识时务。又天性气爽，颇推平生之意，狎侮太祖。太祖制酒禁，而融书啗之曰：“天有酒旗之星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有旨酒之德。故尧不饮千钟，无以成其圣。且桀纣以色亡国，今令不禁婚姻也。”太祖外虽宽容，而内不能平。御史大夫郗虑知旨，以法免融官。岁余，拜太中大夫，虽居家失势，而宾客日满其门，爱才乐酒，。常叹曰：“坐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矣。”虎贲士有貌似蔡邕者，融每酒酣，辄引与同坐，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其好士如此。

杂考

世说云：孔文举年十岁，随父到洛。时李元礼有盛名，为司诣校尉。诣门者皆僇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。文举至门，谓吏曰：“我是李府君亲。”既通，前座。元礼问曰：“君与仆有何亲？”对曰：“昔先君仲尼，与君先人伯阳，有师资之亲，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。”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。太中大夫陈

黠后至，人以其语语之。黠曰：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”文举曰：“想君小时必当了了。”黠大踖踖。

别传曰：融四岁与兄食梨，辄引小者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小儿法当取小者。”

文苑传曰：祢衡避难荆州，建安初来游许下。始达颍川，乃阴怀一刺。既而无所之适，至于刺字漫灭。是时许都新建贤，士大夫四方来集。或问衡曰：“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？”对曰：“吾焉能从屠沽儿耶？”又问：“荀文若、赵稚长云何？”衡曰：“文若可借面吊丧，稚长可使监厨，请客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。”常称曰：“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，余子碌碌，莫足数也。”融亦深爱其才。衡始弱冠，而融年四十，遂与交友，上书荐之。

文士传云：衡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，时衡未满二十，融已五十。敬衡才秀，共结殷勤，不能相违。以建安初北游，融数与武帝笺，称其才。帝倾心欲见，衡称疾不肯往，而数有言论。帝甚忿之，以其才名，不杀，图欲辱之，乃令录为鼓吏。

世说云：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，正月半试鼓，衡扬枹为渔阳，掺挝渊渊有金石声，四坐为之改容。孔融曰：“祢衡罪同胥靡，不能发明王之梦。”魏武惭。

祢衡传云：衡参挝而去，颜色不怍。操笑曰：“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”孔融退而数之曰：“正平大雅，固当尔邪？”因宣操区区之意，衡许往。融复见操，说衡狂疾，今求得自谢。操喜，勅门者有客便通，待之极晏。衡乃着布单衣疏巾，手持三尺棨杖，坐大营门，以杖捶地大骂。吏曰：“外有狂生坐于营门，言语悖逆，请收案罪。”操怒，谓融曰：“祢衡竖子，孤杀之犹鼠雀耳。顾此人素有虚名，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，今送于刘表，视当何如？”于是遣人骑送之。

杨彪传云：袁术僭乱，操托彪与术婚姻，诬以欲图废置，奏收下狱，劾以大逆。将作大匠孔融闻之，不及朝服，往见操曰：“杨公四世清德，海内所瞻，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况以袁氏归罪。杨公易称积善余庆，徒欺人耳？”操曰：“此国家之意。”融曰：“假使成王杀召公，周公可得言不知也？今天下纓綬，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，以公聪明仁智，辅相汉朝。举直措枉，致之雍熙也。今横杀无辜，则海内观听，谁不解体。孔融鲁国男子，明日便当拂衣而去，不复朝矣。”操不得已，遂理出彪。

世说云：边文礼才辨俊逸，孔北海尝荐于曹公曰：“边让为九州岛之被，则不足为单衣，襜褕则有余。”

魏志云：陈元龙使功曹陈季弼诣许，谓之曰：“许下论议，待吾不足，足

下相为观察，还以见诲。”季弼还曰：“闻远近之论，颇谓明府骄而自矜。”元龙曰：“夫闺门雍穆，有德有行。吾敬陈元方兄弟。渊清玉洁，有礼有法，吾敬蔡子鱼。清修疾恶，有识有义，吾敬赵元逵。博闻强记，奇逸卓犖，吾敬孔文举。雄姿杰出，有王伯之畧，吾敬刘玄德。所敬如此，何骄之有？”

郑玄传云：相国孔融深敬于玄，屣履造门，告高密为玄特立一乡。

邴原别传云：鲁国孔融在郡，教选计当任公卿之才，乃以郑玄为计掾，彭璆为计吏，原为计佐。融有所爱一人，常盛嗟叹之。后恚望，欲杀之，朝吏皆请。时其人亦在坐，叩头流血，而融意不解。原独不为请。融谓原曰：“众皆请而君何独不？”原对曰：“明府于某，本不薄也，常言岁终当举之，此所谓‘吾一子’也。如是，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，而今乃欲杀之。明府爱之，则引而方之于子，憎之，则推之欲危其身。原愚，不知明府以何爱之？以何恶之？”融曰：“某生于微门，吾成就其兄弟，拔擢而用之；某今孤负恩施。夫善则进之，恶则诛之，固君道也。往者应仲远为泰山太守，举一孝廉，旬月之间而杀之。夫君人者，厚薄何常之有！”原对曰：“仲远举孝廉，杀之，其义焉在？夫孝廉，国之俊选也。举之若是，则杀之非也；若杀之是，则举之非也。诗云：‘彼己之子，不遂其媾。’盖讥之也。语云：‘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’仲远之惑甚矣。明府奚取焉？”融乃大笑曰：“吾直戏耳！”原又曰：“君子于其言，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言行，君子之枢机也。安有欲杀人而可以为戏者哉？”融无以答。是时汉朝陵迟，政以贿成，原乃将家人入郁洲山中。郡举有道，融书喻原曰：“修性保贞，清虚守高，危邦不入，久潜乐土。王室多难，西迁镐京。圣朝劳谦，畴谘隩义。我徂求定，策命恳恻。国之将陨，嫠不恤纬，家之将亡，缙紫跋涉，彼匹妇也，犹执此义。实望根矩，仁为己任，授手援溺，振民于难。乃或晏晏居息，莫我肯顾，谓之君子，固如此乎！根矩，根矩，可以来矣！”原遂到辽东。辽东多虎，原之邑落独无虎患。原尝行而得遗钱，拾以系树枝，此钱既不见取，而系钱者愈多。问其故，答者谓之神树。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，乃辨之，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。后原欲归乡里，止于三山。孔融书曰：“随会在秦，贾季在翟，谄仰靡所，叹息增怀。顷知来至，近在三山。诗不云乎，‘来归自镐，我行永久’。今遣五官掾，奉问榜人舟楫之劳，祸福动静告慰。乱阶未已，阻兵之雄，若鈇弈争梟。”原于是遂复反还。积十余年，后乃遁还。南行已数日，而度（度姓公孙辽东太守）甫觉。度知原之不可复追也，因曰：“邴君所谓云中白鹤，非鹯鷃之网所能罗矣。又吾自遣之，勿复求也。”遂免危难。自反国土，原于是讲述礼乐，吟咏诗书，门徒数百，服道数十。时郑玄博学洽闻，批注典籍，故儒雅之士集焉。原亦自以高远清白，颐志澹泊，口无择言

，身无择行，故英伟之士向焉。是时海内清议，云青州有邴、郑之学。

魏志云：王修游学南阳，止张奉舍。奉举家得疾病，无相视者。修亲隐恤之，病愈乃去。初平中，北海孔融召以为主簿，守高密令。高密孙氏素豪侠，人客数犯法。民有相劫者，贼入孙氏，吏不能执。修将吏民围之，孙氏拒守，吏民畏惮不敢近。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与同罪，孙氏惧乃出贼，由是豪强慑服。举孝廉，修让邴原，融不聽。答修教曰：“原之贤也，吾已知之矣。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尧不能用，舜实举之。原可谓不患无位之士，以遗后贤，不亦可乎？”修重辞融答曰：“掾清身洁，已历试诸难。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。余嘉乃勲应乃懿，德用升尔于王庭，其可辞乎？”时天下乱，遂不行。顷之，郡中有反者，修闻融有难，夜往奔融。贼初发，融谓左右曰：“能冒难来，唯王修耳。”言终而修至，复署功曹。时胶东多贼寇，复令修守胶东令。

郑玄传云：玄惟有一子益恩，孔融在北海，举为孝廉。及融为黄巾所围，益恩赴难殒身，有遗腹子，玄以其手文似己，名之曰小同。

魏书云：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、大长秋梁绍、少府孔融有隙，欲使公以他过诛之。公曰：“当今天下，土崩瓦解，豪杰并起，辅相君长，人怀怏怏，各有自为之心。此上下相疑之秋也，虽以无嫌待之，犹惧未信，如有所除，则谁不自危。且夫起布衣在尘垢之间，为庸人之所陵陷，可胜怨乎。高祖赦雍齿之讎，而羣情以安，如何忘之？”绍以为公外托公义，内实离异，深怀怨望。

语林云：献帝尝宴见孔文举与郗鸿豫，问文举曰：“鸿豫何所优长？”文举言：“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。”鸿豫举笏曰：“融昔宰北海，政散人流，其权安在？”遂与文举互相短长。

魏氏春秋云：袁绍之败也，融与太祖书曰：“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。”太祖以融学博，谓书传所纪。后见问之，对曰：“以今度之，想其当然耳。”十三年，融对孙权使，有讪谤之言，坐弃市。二子年八岁，时方奕棋。融被收，端坐不起。左右曰：“而父见执，不起何也？”二子曰：“安有巢毁，而卵不破者乎？”遂俱见杀。融有高名清才，世多哀之。太祖惧远近之议也，乃令曰：“大中大夫孔融，既伏其罪矣，然世人多采其虚名，少于核实。见融浮艳，好作变异，眩其谁诈，不复察其乱俗也。此州人说平原祢衡，受传融论，以为父母与人无亲，譬若瓠器寄盛其中。又言若遭饥馑，而父不肖，宁赡活余人。融违天反道，败伦乱理，虽肆市朝，犹恨其晚。更以此事列上，宣示诸军将校掾属，皆使闻见。”

世说云：孔融被收，中外惶怖。时融儿大者九岁，小者八岁，二儿故琢针戏，了无遽容。融谓使者曰：“冀罪止于身，二儿可得全不？”儿徐进曰：“大人岂见覆巢之下，复有完卵乎？”寻亦收至。

世语云：魏太祖以歲俭禁酒，融谓酒以成礼，不宜禁。由是惑众，太祖收寘法焉。二子韶龢见收，顾谓二子曰：“何以不辟？”二子曰：“父尚如此，复何所辟。”

世说云：孔北海被收，时男方九歲，女纔七岁，以幼弱得全，寄住他舍。主人遗以肉汁，男饮之，女曰：“今日之祸，岂得久活？何頼知肉味乎？”或有言于曹操，收之将加戮。女谓兄曰：“若死而有知，得见父母，岂非至愿。”乃延颈就刑。

魏畧云：脂习字元升，京兆人。公府辟举高第，天子西迁，及诣许昌，习常随从。与少府孔融亲善，太祖为司空威德日盛，融书疏倨傲，习常责融。欲令改节融被诛时，许中百官与融相亲善者，莫敢收恤，习独抚而哭之，曰：“文举卿舍我死，我当复与谁语者。”

语林云：脂元升以哭孔文举尸，魏太祖收欲治罪，以其事直见原。元升后见太祖陈谢前愆，太祖呼其字曰：“元升卿。故慷慨。”